
筆滙
学年刊
清平
编
美里笔会出版

笔汇学年刊

2014

美里笔会

Persatuan Penulis Cina, Miri

Miri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笔汇年刊

2014

主编 ： 清平

助编 ： 李笙、晨露、煜煜、千桑羽薇

设计 ： 钟世恩、邱晃卿、池婉容

出版 ： 美里笔会
Persatuan Penulis Cina, Miri

地址 ： P.O.Box 1416, 98008 Miri, Sarawak

印刷 ： 联华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 300册

出版日期 ： 2014 年3月初

国际书号 ： ISBN 978-983-9473-29-2

售价 ： RM15.00

目录

散笔

1 仲夏之梦 千桑羽薇

9 半世纪的回眸 田英成

13 杏坛记忆 季人

17 甘老爷子 李艾媚

19 遥远 清平

21 还原•乡愁 江柳卿

23 文体个性 林桂芯

25 二十之狂想！ 钟世恩

27 离席 李笙

29 人生的功课 苏清强

33 此情待追忆 雨点

35 旧时路 绿言

诗笔

38 悼庆旺 刘寄奴

40 您..... 消失在天涯 菡萏

42 何乃健小诗20首 何乃健

50 空白格 湫翎

51 教学生读环保诗 田思

目录

53 渡头 吉普赛

55 白眼猴 王涛

56 极尽温柔 晨露

58 美丽·美里 秋山

说笔

61 发呀 宗祥

63 家在马鲁帝 田农

70 晓色夕照 煜煜

90 阿爹的最后一艘“摩托” 徐然

评笔

105 马来西亚、汶莱的跨界书写者 马峰

— 论煜煜小说创作

121 编后语 清平



仲夏之梦

◇千桑羽薇

怀抱竖琴的天使，容颜如百合眼神如灵鹿，展开双翼如鹰翱翔高空弹拨弦乐，闪烁的音乐精灵化为高音符号和带有两三根羽翼的音符冉冉飘落人间；铺天盖地的巨型高脚玻璃杯向天如稻禾摇晃，哪一人的空杯满溢，就会冠上幸福花环，一生有音乐花香相随。我常作这样的梦。

（一）燕翼下的年少岁月

三月，雨丝轻拍硃红的幸运草，抱著新买的竖琴感觉无名的幸福。弹不出任何一首乐曲，手指从竖琴的这一端滑到另一端，我知道这是竖琴最出名的滑奏法。想象自己就是双方向滑音的大师哈泼马克斯，手指在34条琴弦上从下滑到上，再从上滑到下，从缓慢到迅速挥舞不停，初次聆听亦旋风亦响雷连绵不绝的琮琤琴声敲打心弦。

在滑动的琴音中，浮现和平之乡燕子羽翼下的岁月。30年过去了，朋友电邮30张面店的照片以慰我对故乡的恋栈。框在四方格里的是一对年老夫妇取代老爸五姐烹煮干捞面，三哥泡茶水的角落、大冰箱、老爸与朋友下棋的桌子、洗碗盘的后门和小水沟依然

如故。

令我惊讶的是，楼梯底下的“休憩角落”保持一样的姿态回望著我；我和小姐姐常挤在一起剪贴报章上的明星图片，每日把剪贴簿带去学校与同学竞赛。我们比大小，比彩色图片多寡，比谁黏贴的林青霞、甄珍、林凤娇、秦祥林、秦汉和邓光荣的图片多。

我彷拂看见老爸靠在桌旁打瞌睡，五姐协助烹调干捞面，一连排开七个盘，象七朵莲花盛开。这是五姐的最高纪录，右手握著长筷子，左手拿著捞面的网状漏勺，从第一盘到第七盘，两手快速地搅拌面条。在面条上铺几片红烧肉，淋上肉碎酱汁，撒下炸葱和青葱，一盘干捞面大功告成。

一班年轻的小伙子，一早霸占靠近五姐的那两张餐桌痴痴地等待。协助五姐把干捞面送上给食客，有两三位会谐戏的叫：“阿妹仔，叫我姐夫！”“叫我姐夫好，妳喜欢什么，我会买给妳！”“叫我姐夫，妳喜欢看什么戏，我带妳和姐姐去看！”

我常退避店外，依著墙壁遥望山上的爱丽丝古堡和街上稀疏的行人，一股荒凉油然而生；只见菜市场上空的电线五条平行空荡荡的，像未填上音符的五线谱。向晚回窝的燕子带来热闹，发出“纠究舅舅救救啾啾”叫声，仰望天空是漫天翻飞的黑点。半个时辰后燕子栖息电线、树上，鼓噪音沉寂下来。

这时若经过电线底下，感觉头顶上有雨滴，或手臂有点余温，就知道中招了。那黑白双色的燕粪，常教幼小的心灵又叫又骂，在水龙头下冲洗，把整个头冲湿或把手臂搓红一片仍感觉不干净。

周末食客多，我和小姐姐常被老爸唤到面店帮忙洗涤碗盘。大盘汤碗筷子层层叠叠堆积在两个大面盆旁，洗涤时间一久消蚀我们的耐性，小汤匙和盛装辣椒酱的小碟子常被疏忽，和剩余的面条

果条米粉一举扫进大桶里。大桶装的都是食客剩余的残渣， 是家里几只母猪的佳肴，每当老妈喂猪食时看到这些匙碟常会碎碎念。

我常开启那个大冰箱，五颜六色的汽水令我食指大动。先拿出橙色的“F&N”喝几口，看见青色的“发达”顺手开启，两瓶喝不到三分之一，又觉得“可口可乐”极具诱惑， 再取一瓶。

最终三色水倒去后门洗水沟。每次被五姐发现都会通报老爸，说我浪费饮料。可老爸也没怎么骂，也许有人帮忙洗碗送面，耗掉几瓶水不算什么。老爸真是大方。

老爸很大方，只是口袋没有什么钱，十多个子女只能得口饭吃。老爸老妈负责教养我们，梦想须由自己去创造，想上大学想学什么乐器想补习什么的，那些都是有钱人的玩意儿。小哥是最拼搏的一个，先打工几年才进入大学，半工半读考取博士学位。

老爸订阅三份报纸给顾客阅读，间接的丰富我的年少生活，也让我学习等待的喜悦和折磨。爱上文字遊戏之后也尝试涂几个文字寄去报馆，文章一刊出鬼鬼祟祟地把整页文艺副刊版偷偷撕下收藏，成了不能说的秘密。当年所领的稿费全部换成喜欢的锁匙圈。

至于喜欢的钢琴和吉他只能在教堂里才有机会触摸。在少年时期，热心教会的活动，凡有唱诗、吉他、指挥学习班必留下足迹，也奠下了音乐基础。那一年，当鲁巴河的梦娜潮水涨到顶峰时，我得到第一支吉他，开始学人咿咿呀呀的自弹自唱。

刘文正、银霞、叶佳修、潘安邦和费玉清，就这样闯入少男少女的生活里。电台播放的热门歌曲，两下子就朗朗上口，发烧友之间哪一位先取得歌谱会互相传递抄写， 弹唱成了课余的主要娱乐。

那一段日子，流行歌曲是齐豫的《橄榄树》，钟镇涛的《梦的衣裳》，银霞的《我来弹你来唱》，陈美玲的《燕飞翔》，他们

怀抱吉他弹唱的潇洒倜影烙印脑海挥之不去。有时把自己化身电影中的男女主角，心理是感性的，总认为现实中未能遂心如意，就要背起吉他去流浪。

第一支吉他随著我流浪几个大小城市断成两截丢弃了，兄弟姐妹各分东西，老爸老妈也走了.....多年以后，才逐步圆我幼年残缺的音乐梦，吉他、电子钢琴、 小提琴和竖琴先后在梦的海洋靠岸。

（二）燕子肩负不同使命

四月，金急雨树开始冒出黄花，与五线谱上的“豆芽”初识，彷佛看见久违的燕子， 一些在天空飞翔，一些栖息电线上。五线谱上的燕子对著我望，那是我幼年时见到的燕子吗？

燕子肩负不同的使命，栖息在线上的，是E、G、B、D、F音符.....老师谆谆告诫：“你记得是Every Good Boy Does Fines就可以了！”（每个好男孩都作好？）

翱翔两线之间的燕子，扮演的是D、F、A、C、E、G音符.....老师又指路：“记住，是Do FACE Good！”(做脸好？！作好脸？！)

确认好燕子，老师把《仲夏之梦》交在我的手上。整首乐曲划分六弹奏部分，我先尝试最容易的第一部分。张开五指测量，不过是姆指和尾指之间的距离，一行音符却耗上两个星期才练成。

五月，金急雨盛开，带著金色希望的一串串黄花，与久违的蓝天见面，在风中摇晃著有说不尽的情话绵绵；飞机上，张柏芝和陈冠希谈笑风生，合拍相片泯恩仇。

竖琴的34条琴弦颜色一致，只有C弦是红色，F弦是蓝色。我陷在水深火热中， 背著“好男孩”和“好脸”，两手在琴弦摸索辨

认，跨入《仲夏之梦》第二和第三部分。

朋友打气说："让我作妳竖琴上的C弦，妳拨动琴弦时都会触摸到我，记住我，妳就可以把琴弹得好。"

六月，金急雨花凋落，谢霆锋和张柏芝各自出招数落对方，又争相扮演慈父慈母保留良好形象。有专家臆测谢霆锋身家两亿，若是离婚，张柏芝可分得一半的财产， 只可怜两个儿子振轩和振南不知情 归何处？

娱乐圈流传一句名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专家说："谢霆锋和张柏芝性格不合，五年婚姻也够久了，为了一对儿子勉强结合，何时到老？！分了是好事，反正分了，八年后再来复合也不会奇怪。人家的老妈老爸都教路了，夫妻离婚后还是朋友，可以相处得更好。"

在或结或离的矛盾里，我进入《仲夏之梦》第四和第五部分。左手三个音符对著右手四个音符，右手三拍对著左手一拍半，两手时而交错弹拨，面对分裂又结合，结合又分离的痛苦。

竖琴像天气捉摸不定，每次弹奏前须先安抚她的情绪，逐一调准34条琴弦的音色；只是弹奏时间一长就得重新调音，有时一首歌未弹毕，其中一条弦已严重走音。不断调动琴弦，调得勤，弦也断得勤，极易让你情绪分裂。

七月，风铃木冒出白色粉红紫色的花，手指在切肉时割伤，世界静止了两星期。谢霆锋和张柏芝身边的人各有说话，但是两位主角保持缄默各自忙碌拍戏。两人的身价都高，年纪轻轻的，剪一个彩收数百万，接一部戏收数千万，签一个约值数亿元，此时不捞更待何时？

在不能弹琴的日子里，继续看乐谱让思绪纷飞，想起老师说的话："我是在小时候听到电台介绍和播放竖琴的乐曲，超喜欢它

迷人的音乐，及时把它录制下来，之后每天重复地听，其中一首歌是《仲夏之梦》，诱引我学习竖琴的兴趣，之后编曲弹奏。”

乐谱上是老师爽朗的脸孔，一天花上至少四个小时练琴，小小年纪已经把所有乐器学全，把所有文凭学位抱齐，而且能弹能唱能指挥乐团能创作编曲。

一直质疑贝多芬耳聋之后不能听音辨声如何创作？老师说：“贝多芬前半辈子并不聋，被尊为乐圣自有过人之处，他的音乐是在脑中和心中。不用耳朵听，同时按几个琴键，我也知道会发出什么声音，只是唱不出来而已。正如作家，不必写出来，文章是在心中和脑中是相同道理。”

（三）幻化乐魂征服燕阵

想起上海一个被称为人的十岁小女孩，纵横音乐之父、钢琴的诗人、乐圣和音乐神童谱写的乐曲之间，在五个小时马不停蹄的弹奏百首古典乐曲而轰动全球。她的成功在于每天耗上五小时练琴，周末更达七小时。再想一想自己，竟被两页的乐谱击败，汗颜啊！

忽然觉悟，成功元素是天分加上努力，投下多少时间就决定音乐领域的深广，只有体验过痛苦又甜蜜的滋味，才能取得遨遊音乐世界的准证。我逐渐平衡身体的情绪，许多时候都处在健康与良好水平。

心一平气一和，触觉音感开始敏锐，感觉草木皆是挥动琴弦的手，有音乐在叶间飘扬。观看棕榈树、椰树、长形的叶子都有这种幻觉。当风轻轻吹送，绿叶似波浪摇头晃脑，像竖琴家的手指快速的抚过琴弦，跌宕起伏，时而静止，时而疯狂颤抖。

月中，受伤的手可以再触琴弦，只是弹拨时须偏个倾斜度避开伤痕。可弹得尽兴时，时常碰撞伤口忍不住哎呀叫，只得贴上胶布继续弹拨，缓慢的完成《仲夏之梦》最后一个部分。

心中常默念，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千古绝乐。训练自己一心二用，一眼两行，两手一快一慢，让自己分裂又结合，结合又分裂，宛若霆锋柏芝，令人难以捉摸， 猜不透结局。

当时光缓慢的遊走，逐渐明白竖琴无可取代的乐音，作为音疗的特殊身分。在弹拨中听见紫色云与白色云碰撞的吼声，轻风挑逗满地落叶扬起的淅飒声，蓝色与青色空气轻轻的对话，流水的琮琤，瀑布的奔放，浪花的激情，甚至汽车呼啸而过扬起尘埃凄美的感叹。

八月，谢霆锋和张柏芝的婚变纷扰整三个月悲剧收场，两人协议共同抚养两个儿子，各分东西拍戏过新生活，一个希望可以在生命里缔造“下一个奇迹”，另一个继续“河东狮吼2”。

在滑动的琴音中，白色粉红紫色的风铃花泣别夏天，我的梦遥遥无期。十月演奏，老师要求的是整首歌背下，行云流水的弹奏演出.....

月夜，回家的路上，汽车缓慢的经过亮灯的团结塔，抬头寻星瞥见塔和月交汇成一幅祥和的夜景，想起哲学家罗马皇帝马可奥理略说的，无限感慨。马可奥理略虽贵为皇帝，但一生饱经战争、瘟疫、洪水等乱世磨难，对生命尤其看得透彻。

他说：“昨天还是活跳跳的生命，明天就成为一具木乃伊，或化为一丝尘土。当生命如朝花梦露一刻不停地奔向终点，我们为何还有让愤怒、害怕或失意的情绪笼罩一生，不得解脱？只要你想到生命是如此短暂，就不用花太多时间去在乎一切；因人一死，世界也会以更快的速度忘了你。”

对于我时间就是轰轰烈烈，像火焰一路翻滚的烧烧烧，有时像河水缓慢的流流流，有时像三级跳的跳跳跳，绝对不会静止不动。在未被世界遗弃之前.....未被遗弃之前..... 回到家里，泡一壶玫瑰花茶，慎重的坐下，怀抱22公斤重量的竖琴开始弹拨。

在月光下幻化贝多芬、莫扎特、巴哈、萧邦，与逝去的乐魂纠缠不清。在钢弦、羊肠弦和尼龙弦上挥舞滑奏段、抒情段和华采段，把五线谱上如扇形，如喷泉，或低空飞行，或高空飞行的燕阵逐一征服。弹得累了，尝一口玫瑰花香，继续上路，拾级而上的天梯，逐步而下的楼梯，上楼下楼，时急时缓，参透飞行和栖息的燕子。

逐渐把速度加快，背下音符，越过凌晨，走过清晨，跨过中午，拼到午夜.....第三天，第五天.....在大马国庆日前夕，我闭起眼，所有的音乐精灵跳跃脑中。

那个称作年龄的时而来扰攘，让你的脑神经与手神经断层。在停停拨拨中并不气馁，让手指弹到麻痺。最后一次，隐约飘逸玫瑰香气诗样的氛围里，完美的十五分钟，《仲夏之梦》清纯如朝露的旋律宛若昙花绽放。

在举国人民倒数迎接国庆日之际实现年少的梦，我忍不住高举双手庆贺，再一次 证明自己的座右铭，只有要不要，没有能不能！

午夜升空的烟花在树梢爆开，爆发一阵又一阵劈里啪啦的掌声，似五彩缤纷的烟花雨淅沥哗啦，又似漫天坠落的点点星光；我彷拂看见穿梭在白云与黑云之间的月儿，玉体扭成一个大大的C调，妩媚对著我笑。

半世纪的回眸

《心声》与《文艺生活》的编刊

◇田英成

近些年来，国内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多有以马华文学作为研究题旨撰述论文，间中也有以砂华文学（砂拉越华文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生常向本人访谈，包括访问二战后砂华文学的发展，写作者及彼等所发表的创作等。

我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撰写一书《砂华文学史初稿》，不少研究生即以此书作 为导向搜寻文学史料。近些日子有研究生对我访谈有关我早年编辑两本文艺杂志《心声》及《文艺生活》的出版情况以及两本杂志的写作者等。

两本杂志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版，迄今皆已超过半个世纪。《心声》出版于1957年，出版七期后停刊。这本文艺杂志的出版准证由田志辉申请，他是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但并不创作，准证申请到手后邀我出任编辑工作，我那时还是在籍中学生，但却热爱文学工作与写作。

《心声》杂志在古晋浮罗岸路（Padungan Rd.）租了一间店二楼的前房，我下课后往往赶到该处看稿、复信之类，志辉君则负责印务出版的工作。这本杂志的写稿人大都是年轻的学生及小学教师，间中也有新加坡的来稿。发行量大约是五百本左右,但那时期，账款是很难收回的，《心声》的印刷费稍后也就难以应付。以致后

来自动停刊。

《心声》的编辑工作，沈焕瑜君有时也来看稿，自己也写文稿刊出，沈君那时也还在中学就读，是一个爽朗的青年，他离开学校后，到一家报社负责广告部工作。他写小说，写得更多是杂文。只可惜他于七十年代末患病去世。作古之后，朋友替他出版了一本《微风细雨集》的杂文集，但小说集则未出版。小说大多刊载在《中华日报》的《文艺阵地》副刊，份量不少。

《心声》的写稿人，现在我可以记得的有巍萌、吴岸、宋志明以及新加坡的罗林等。这本杂志现在已无法获得，我已无从详细道出作者群及它刊出的文稿。

文艺生活是一本16开的文艺杂志，创刊于1960年10月1日，由我主编。那时，我在一家书店任职，这家书店由一位友人的家庭出资，但一切选购书籍与经营，主要由我负责。那时期，几位热爱文艺的朋友时相过从，巍萌、韩拍岸（李文藻）、谢水旺等于下班后常到书店聚谈。巍萌（魏国芳）与谢水旺皆在1954年毕业于古晋中华中学高中部，是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巍萌那时在一家华文小学执教，水旺则在一家报社任编辑，李文藻在一家英文报“砂拉越论坛报”（Sarawak Tribune）任新闻记者。他们三人的年龄相近，那时大约都在三十岁上下。我比他们年轻近10岁。

《文艺生活》或者也可算是一份同人杂志，巍萌与韩拍岸每期都供稿，包括小说、散文、戏剧等文体。吴岸也偶有写些文稿与诗稿，创刊号他写了一首诗《忠心耿耿》，高呼祖国砂拉越，我们对你忠心耿耿，激情昂扬。我在创刊号写的发刊词《理想和努力》中写道：“荒芜的园地需要垦植，垦植的工作需要许多园丁，在这风风雨 雨的地方，时刻不断的铲草与播下希望的种子。”“本着一

个理想与希望，在崎岖的行程中，为着美好的将来，我们总得从荆刺丛中打开一条路。”

最近我从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的藏书库，获得《文艺生活》共五期，得以使我回忆这五十年前出版的文艺杂志。查阅五期的文稿，巍萌共计刊出独幕剧《亚答屋檐下》（上下）、《这一代》、《大时代的小故事》及散文《喜鹊》与《白鸽》。 韩拍岸的散文《走在山径上》、《小河的愤怒》、《生活的曲调》、《生的控诉》、 《渡头上的黄昏》、及《小铃的喜悦》。韩拍岸也常有诗文的译稿，刊于当时的报纸副刊《拉让文艺》和《文艺行列》。《文艺生活》也有他多篇的译文。我个人在《文艺生活》刊出有小说连载《微波》，已刊出约二万字，诗6篇及数篇文艺评论，包括《砂拉越的文艺运动》、《鲁迅的小说现实主义精神》等。老作家韦晕创刊号时刊出散文《枫林晚》及第三期刊出诗《爱与恨、火山和望海》。写稿的作者还有田宁、沈强、肖南、何祥发、黄沙和舒浅等。沉思翻译的《婆罗洲的人种》及《婆罗洲的土著民族》是有关婆罗洲土著移民生活的译文，可读性强。韩拍岸稍后将刊出的散文交由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生命的痕迹》。

这些作者们如果还活着的，岁数已都七十岁以上。巍萌在1986年车祸作古，才不过55岁。谢水旺于两年前去世，年近八十。沈强、何祥发也已病故。肖南、舒浅 （黄祥明）在森林中牺牲。李文藻于1962年到美国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在大学执教，现也垂垂老矣。我与吴岸、沉思皆已老迈，偶有聚谈，也不免有不堪回首之感。

《文艺生活》只出版了五期，于1961年三月一日出版，第五期后停刊。我于1961年杪到香港读书，直到1966年初返回古晋。

《文艺生活》停刊不久后，殖民地政府将之列为禁书，许多朋友的藏书也就付诸一炬。

五十年代末至1962年杪，这是砂华文学发展最为蓬勃的时期，由于反殖反帝的社会思潮，对文艺创作发生激励，写作者们写出各种文体的创作：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及文艺评论等，丰富多彩。左翼的报章《新闻报》的刊行，它的文艺副刊《拉让文艺》刊出的文稿，带动了文学的成长，培养许多文艺青年。

这之前的1959年中，我在《砂拉越时报》主编的副刊《文艺行列》，刊出数十期，只可惜手头已无保存该副刊。1971年我到美里，主持《卫报》的编辑工作。1973年返回古晋，在《砂拉越晚报》及《世界早报》任主笔。1988年出任《诗华日报》主笔，除了撰写社论，还得看新闻稿，时间精力几已透支。但那时还是抽出时间编辑《思与言》副刊和《诗华论坛》，刊出的文稿以评论为主，间或刊些文学作品。这两个副刊维持较久，作者们众多，包括当时多位的政治工作者。

回顾半个世纪前的砂拉越，那时还是英国殖民地，文艺写作者们具有较强的社会意识，视文学写作为社会文化运动的一种推动力。我在两年前编刊的《砂拉越华文诗选（1935-1970）》及《砂拉越华文小说选》中的作品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精神，可以意识到当时的社会变动，以及作者们对未来的憧憬。

数十年转瞬即逝，回忆中也不免有失落感，当年的激情也不复存在。文学工作只能期待年轻有理想的一代继续坚持与努力。

2012年杪

杏坛记忆

◇季人

可以说，我的大半生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十二年青春灿烂的求学时光，将近四十年为人师表的教学生涯，都是我生命种永远的记忆。

教学几近四十年，做了七年的普通老师，六年的副校长，二十六年的校长。尽管有许多人认为做教师生活安定，无大风大浪。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尽然。教师每年接触的固然是天真无邪的学生。但面对的依然是各型各类的家长、董事部和社会普罗大众。也许，金钱财富上的勾心斗角会少些，但在工作与人际关系上，同样是充满了挑战。

那一年，我怀着兴奋的心情，从遥远的巴南河畔，转校到家乡邻近的一间学校执教。

那是一个不算偏远的乡村，距离市区大约二十余公里，但交通不便让它仍保持着原始乡野的面貌。它衔接市区的是一条前半段是沙路，后半段是黄泥路的交通要道。天旱时沙土粗松难行，雨天则泥泞路滑。两三辆大型罗里是村中主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村民把采摘的水果蔬菜或其他农作物放置在路旁，第二天清晨三、四点钟大罗里经过时送到市区去售卖。中午十二时就搭大罗里回家。下午的时间则不再有大罗里通行，这种情形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之后由于有些村民购置私家车代步而逐渐有所改变。

1977年初我与艾媚到了那所学校。那是一所拥有两排单层木板校舍的旧式学校。在树林掩映中尽显朴素幽静的气息。学校后面有一排教员宿舍。因为缺乏保养与维修，已沦为燕子与蝙蝠的栖息之所。我一向居住乡村，只要有遮风挡雨的居所，并不苛求豪华奢侈的设备，所以决定住在学校宿舍。

正当我与艾媚落力的打扫着那布满灰尘与蜘蛛网的宿舍时，学校董事部的两位要员来访。见面寒暄之余，那位看来忠厚老实的董事部监学对我说："你必须把目前学校实行的五天制恢复为六天制，即星期六早上必须上课半天以符合村民的意愿。"

其实我之所以能从巴南县轻易的转到这一所学校也算时一个机缘。在1974年教育部实行新的薪金制，华小教师有了一次大调动，许多市区执教的老师被调派到乡区学校服务。一对在市区执教多年的夫妇就被调派来这里，与即将在年底退休的原任老校长成为同事。这所学校包括校长只有三位老师，学生人数在百人之内。原任的那位校长在这所学校已任教了差不多二十年。习惯了这所乡村学校的环境。但那对新来的老师一向在市区大型学校执教，却很难在一时之间适应这小型学校的特殊环境。那位男老师原本就是一位校长，对管理校政有丰富的经验。他向老校长建议，基于学校地理环境的特殊，最好把原本依照华校传统的一周上课六天改为五天，让老师在周六上午不需要请假而影响学生的课业情形下，到市区政府部门、银行或其他机构处理公事或私事。这合情合理的建议得到老校长的赞同，立刻写信通过学校董事长向教育部提出申请，教育部也很快的批准了这项改变。所以这所学校是美里华小中最早实行五天制的学校，与英校及马来文学校一致。

五天制一开始施行，引来了一些村民的批评，认为董事长没有召开会议讨论而擅自签名同意的做法是错误的。但老校长几十年在村中与村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消除了大家的不满。一时倒也相安无事。不过那位董事长却在董事部两年一届的改选中被推下台。

年终老校长退休了，由于这一争执，校方与董事部产生了对立的局面。双方互不退让而闹上教育局寻求裁决。教育局官员也因一时疏忽而否决了先前的决定而受到校方的质疑。

就在这时候，我的申请转校函件到达教育局。为了平息双方的争执，教育局决定调走那位校长，而要我去顶替他的职位，并提醒我那会是一项考验。为了回到更靠近家的学校，我毫不畏惧的接受了这项挑战。所以当那两位董事部要员上门时，我知道我的挑战开始了。

我心平气和的劝他们回去，因为我不能在不了解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时就妄下定论，结果他们是悻悻而归。

开学后第一星期的某一天，新届董事长来学校了解情况。我主动的向他建议。不要提出恢复六天制的课题，因为经过详细的研究，我发觉五天制并没有减少规定授课的时间。在这偏僻乡区学校实行五天制，不但照顾了老师的需要，当然也减少了学生的载送。只要老师落力，尽心教导，五天六天根本不是大问题。

那位董事长的确是明理的人。据我所知，后来他在董事会议上强烈表明立场。不再重提及讨论恢复六天制的问题，让我减少了许多的麻烦。不过不是所有的董事人员都能像他那样明白事理。或许是有些董事成员不喜欢他的作风。第二年董事部改选，他也被推下了台，取而代之成为新任董事长的正是我到学校第一天就来找我的董事部监学。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冷却，这位新上任的董事长也不再重提五天制的话题，只是时常到学校来和我讨论学校的进展。他是我所见过的董事部人员中最能公而忘私，不计个人利益而处处为学校着想的人。我们因为目标相同而消除了误解。为了逐步改善学校的建筑而共同工作，相互信任。他就是我笔下《三个老人》中的桦叔。

我心无悬念，愉快的在那所学校工作了十二年。当我离开那所学校时，桦叔也不幸去世了。



甘老爷子

◇李艾媚

4月19日，我们一行20人一同到中国山东省旅游。团员中，有几位原先与我们并不相识，甘先生是其中之一。这位老先生在美里拥有一个规模颇大的农场，有人带头称他“甘老板”，大伙儿听着顺耳，也就“老板”长，“老板”短的叫开了。

开始留意到甘老先生，是在旅途的第二天。晚餐后，我和几名伙伴站在电梯前，准备到楼下去。甘老板上完卫生间出来，边四处张望边问：“我的女朋友呢？”

啊！这老先生好不风趣，敢情是太太失踪了，在找着呢！就在几分钟前，有几位先乘电梯下去了，也许老太太就在当中。

“好像已经下去了。”我把自己的猜测说出来。用“好像”这个词儿，是因为不十分确定。

到了底楼，发觉甘老太并不在那儿。甘老板急了，回头又往楼上跑，边跑边回应别人的调侃，匆匆抛下一句：“她会迷路的。”

老太太果然还在楼上，因为上洗手间，掉队了。众人耐心地候着，好一会儿，电梯门打开，只见两老手牵着手走出来。老爷子因“女朋友”失而复得，脸上笑眯眯的；老奶奶则略显腼腆。

艾媚仔细一瞧，发现新大陆；原来两人身上穿的，竟然是

情侣装——一样的沈色长裤，配同款式的黑色外套，衣领、袖口和口袋镶着红色的滚边。两个紫色的小背包和那一身黑形成强烈的对比，既夺目又时尚（不骗您，真有那么一点点时尚的味道）。

这一对是引人注目的。老先生牵着老奶奶的手，登上泰山，走过五四广场，漫步于菏泽的牡丹园中，在大明湖畔彳亍.....那十指紧扣的背影，不知不觉间，竟已幻化成一道亮丽的风景。

随团到中国旅游，在吃方面可真是没说的，除了丰盛的菜肴，还有啤酒和可乐的供应。甘老板酷爱可乐，餐餐无可乐不欢；老太太深知多饮无益，每每心里发急，却又不好开声阻止，只得暗暗“出招”，频频伸出手指头，在老伴手臂上轻轻“点穴”，提醒他别喝太多。

饭桌上，老爷子把每一道菜肴都夹一些放在老奶奶碗里。季仁好奇心起，想知道这位老先生是否里（家里）外（出外）如一，忍不住问：“甘老板，你在家里也这样夹菜给女朋友吗？”

甘老闻言，大眼睛一瞪，理直气壮地答：“没有——在家里她自己会（夹），干嘛还要我夹给她？”

季仁先生仍有疑问：“为什么你对女朋友那么好？”

老先生仿佛听道天底下最滑稽的问题，双目圆睁，炯炯有神，“她先对我好嘛！她煮饭给我吃，帮我洗衣服，我当然要对她好啦！”

看！有智慧的人就是不一样，老爷子三言两语就把夫妻之道给阐明了。

天下怨偶何其多，倘若都能像甘老先生一般，将老伴捧在手心呵护，“白头偕老”又有何难哉！

艾媚沿途拍得老先生与老奶奶得相片数张，怎么样？不赖吧！

遥远

◇ 清平

当年，我的志愿中并没有要成为一名教师。

那年，高级教育文凭成绩得分不高，侥幸挤进马大文学院。马大文学院有中文系，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投进中文系，主修中文。大学毕业后，也没考虑要成为一名老师，后来也不知怎么地，申请中文教育专科文凭班，就这样，在教育圈子里横眉冷对了大半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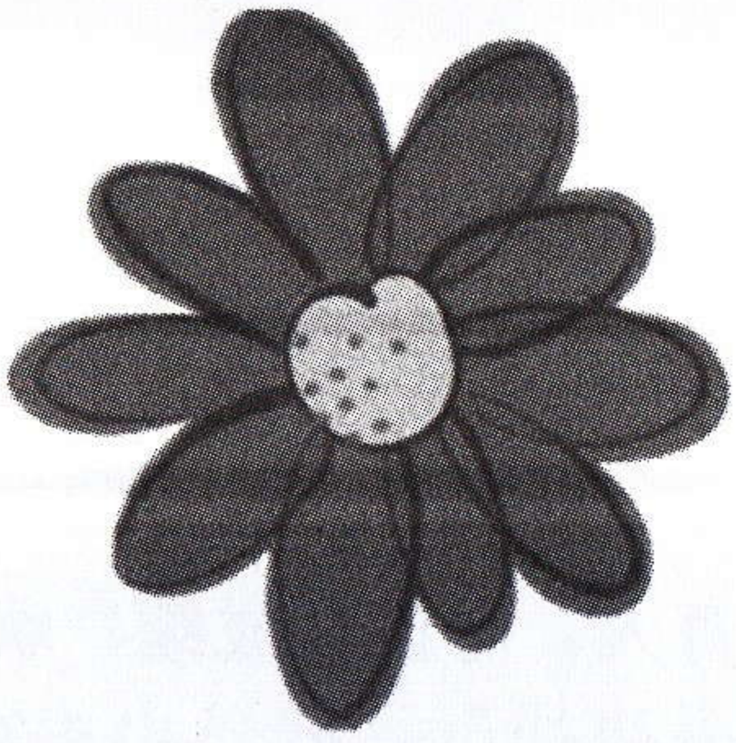
当年投身教育界，非常肯定的是，并没有拥抱什么伟大的教育之梦。只知道，当一个老师，要勤劳，不要懒惰；要尽责，不要敷衍了事；要爱护学生，不要苛责学生；要担当，不要逃避。教书育人，就是那么简单而专一。那时候还年轻，对于国家教育哲理之理解，尚一知半解。对于韩愈《师说》的“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也不是完全了解。这一路走来，说不上什么坎坷之路，却也是跌跌撞撞，似有误人子弟之嫌，也有一小片的春风化雨之地。

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应是教育的基石。教育没有肤色之分，亦没有贵贱之别，更没有男女之隔。然而，社会不断地发展和演变，教育这回事，再也不那么单纯地育人之弟了。现今，还是考试光圈大于教书育人。考试、成绩、状元、高高在上飘扬、嘲笑五育并重，不过是面旗子。因此，应试教育的功利主义，继续垄

断、独霸杏坛市场，把塑造健全的人格，典当给下一代。另一边厢人人爱喊爱说的素质教育，如美女入宫，但却在深宫里暗泣、哽咽、年华从此老去，不见玄宗。

美国马丁路德金之我有一个梦，让所有的美国人，甚至非美国人，像信徒般，虔诚地怀着一个梦想、去开创憧憬。而回首来时之路，教书育人生涯虽非如鱼得水，也不似苍鹰般遨游四海，更不是如和尚敲一日钟，度日如年。为人师者如我已二三十载，的确不是严师，不是良 师、更不是名师、而只是一名普通老师而已。

为人师者，可都有筑梦？若有梦，是什么梦呢？今日不同往日，课堂、学生、教学、课程和教育等这些事，日趋复杂、矛盾重重。韩愈之师者的职责，还能胜任愉快吗？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尚被重视吗？若问教师本身，一路教来，教师之梦是否渐行渐远，还是渐行渐 近呢？从中小学综合课程发展到中小学标准课程；从1961年教育法令到1996年教育法令，再到2013-2025年教育发展大蓝图，我们的教育之路是否愈来愈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呢？



还原·乡愁

◇ 江柳卿

好吃的食物，和美丽的事物一样，拥有修复心灵的强大力量。我在一家咖啡店里，悟出了这个道理。

咖啡店的老板娘是个印尼华侨，有着深邃的褐色眼睛，像极了猫头鹰的瞳孔，藏着原始森林纯真美妙的歌曲。那对眼睛里，可以找到经过乡下稻田时农夫和你大力挥手的热情。老板是马来西亚东马人，老板娘老远嫁到异乡来，渴望同化是入乡随俗的动力，多年后化成一口噼里啪啦的地道福州腔华语。

那是一间飘着淡淡米饭香，还有浓浓牛油味儿的咖啡店，天花板装着三叶式的老风扇。老板娘把一饭勺子的牛油搁在锅里，黄油在锅子里酝酿，老板娘转过身来继续和妈妈攀谈，聊着煮饭的时候发生的琐碎事，分享炒菜的小秘诀。我盯着角落搁着的一串椰子，静静地看着两个妇人的厨房私语在椰子上头不断飞过。

这间咖啡店虽然小，但却日日有惊喜，每次去总会出现新菜单。老板娘很喜欢研究新菜色，喜欢到处寻找好吃的食物。每每听到顾客称赞某某小店的小吃很不错，她兴奋地光顾之后，如果觉得言过其实，便会回家也照着自己的方式，加入食材用心制作，直到满意了，才在店里推出。于是，店里的菜单越来越多，顾客的食欲，如研发后的小吃，慢慢流进菜单。

老板娘准备一盘食物的速度极慢，甚至比耐心看完一份报纸，包括乏味的财经版的时间还要再久一些。尽管如此，每天早上，顾客仍旧在晨光中骑着电单车来到，带着两份报纸，走进店里，大声叫上一杯咖啡。呼应吆喝声的，是调羹和杯碟丁零当啷的碰撞。阳光微微射在店外的五脚基，桌上的报纸散发质朴的气息。

「滋滋……」牛油低调地爆开了，一盆饭哗啦啦倾下，伴着香菇拥住鸡蛋，一起翻滚在锅子里。一阵铲子和锅子碰撞的声音过后，一盘炒饭终于端出，然后 —— 满堂油香。于是，顾客合上报纸，开始阅读咖啡和米饭，陷入碗里一阵沉醉。

老板娘来到异乡，拿起锅铲，只希望，镇上的人可以吃到风格独特又精致的小吃，那是另一种深沉的爱与感动。

味蕾，是舌根的记忆。沉睡的乡愁，正躺在舌根里，念念不忘，故乡的那一缕情怀。那一缕情怀，被思念埋藏在食物的某个角落里，等待无意中被发现，让舌根里的乡愁年兽般苏醒。老板娘凭着舌头上的记忆，和一双手，把乡愁还原，然后，散播在，他乡的国度。好吃的食物，吃进口里，那份瞬间强大的感动，无分国籍，足以融化人心。

于是，一盘好吃的炒饭，滑过饭锅，浸在牛油，倒在盘中，端出厨房再到嘴里的过程，成了一段赏心悦目的异国旅行，神秘而熟悉。

文体个性

◇ 林桂芯

这学期主要修的学科是作文教学，不同文体有不同的指导方法。有一天，同学开玩笑地说某位同学是「记叙文」，因为他常喋喋不休地把「六要素」一五一十地复述出来。我觉得用文体来描述人挺有趣的。确实，有些人习惯地从头到尾把事件详细地叙述出来，用「记叙文」来形容再贴切不过。喜欢抱怨，老爱议论是非，批评他人，当之无愧是「议论文」。有一句静思语说「看别人不顺眼是因为自己的修养不够」，看见别人的错误就是在检视自己的缺点，提醒我们不要重蹈覆辙，而不是以说三道四为乐，把他人批得一文不值。然而，有多少人会这么想呢 ？

有些人老爱问「为什么」？「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个性也必须碰到「好锅」，才能问出个所以然，得到想要的答案。「说明文」绝对是最佳对象，他一定会不厌其烦地详细说明你要的答案。可是，「说明文」往往被忽略，让人感到复杂乏味。除非遇到瓶颈，乏人问津，才会想起「说明文」的存在。

「描写文」审美要求很高，喜欢把事物想象得很美好。他们或许比较不实际，相对的，他们的观察能力强，心思细腻，能发现我们常忽略的细节。不过，对生活看得太透彻，未必是件好事，有时候糊涂一点， 生活比较快活。

有些人不喜欢拖泥带水，就好比「应用文」，只说重点，不打流水账。他们很正经，做事果断，为人正直，值得信赖。在社交场合，他们绝对能应对自如，妥善处理公关事宜。

发觉身边的「文体个性」，别有一番趣味。认识不同的「文体」，洞悉人性，才能掌握不同的「写作方法」，与身边的人相处融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二十之狂想！

◇钟世恩

又是一个人的夜晚..... 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夜晚，或许应该说是适应了如此的环境又或者是爱上了这样的氛围；但今夜有所不同的是，今晚是迎新送旧的一个夜晚！迎来了新的岁月，送走了旧的岁月；十九不在，二十已达！

二十象征着什么呢？成熟？自由？还是狂野？每个人都有着不一样的诠释。在我看来，二十是成熟中带些稚嫩，自由中带些约束，狂野中带些羞涩；约束下带些不羁，自卑下带些渴望，厌恶下带些期待 .....

人嘛，一生当中无意外可以活到六七十岁；无病无痛呢，可活到八十岁；能活到九十，真可要感恩了；能成为人瑞，那可是世人佳话啊！这样算一算，二十算过了人生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等等 ..... 经验说不多也不算多，说少也不算少，只是还不配「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这句话而已！二十的确也不多，去个超市，买些东西，二十能买些什么呢？你知我知，在超市里，五十可能还不够买东西，更何况二十呢.....

这样想一想，那二十不是很可怜？换个角度看一看，其实不然！想一想，我比许许多多人还幸福，有的人无福迎接他的二十；有的人未出生已被强制夺走其生命了；有的人一出生便夭折了；有

的人在未迎接二十或正预备迎接二十，不幸遇上意外去世了 ..... 我可是万二分的感恩和幸运啊！

是！我的确还缺少不少的经验，但是我有的是精力和活力！我就带着许许多多不一样的象征，继续闯我的未知之路！我何必去看我所没有的呢？ 我可以选择带着二十独有的气质去开创属于我的未来，我不必让别人来主宰或看待我的二十！

二十什么都没有，这话也没错！什么资产之类的，都是父母所拥有的，并不是自己一手一脚拼出来的；但我有着很多人所没有的！ 有一本书名叫《我买过最贵的是梦想》，对我来说，二十是织梦之年，也是狂想之期。我能用我的活力去找寻我的梦，去想我所要想的，去追我的理想！

过惯了一个人，一个人迎接二十的当儿，也没有人送礼，但我却有着一份不一样的礼物！

这个年代，每个人都期待着加薪，只因为通货膨胀。当然如果能加薪，是每个人所盼望，因为没有人会嫌薪水多，人人都希望薪水多多，而非工作多多！

二十的我，加薪是没有，但也有「加薪」 .....

这份「薪」不是薪，而是心！

二十加份心！对岁月，加份心体验生活；对生活，加份心挑战生活；对环境，加份心仔细观察；对人际，加份心推己及人；对学业，加份心认真学习；对家人，加 份心体贴他们；对未来，加份心期待迎接；对现在，加份心把握当下！

二十的心，二十之狂想 .....

离席

◇李笙

我一直无法倾心地参加太过欢愉而恣肆的聚会——当人们脱下拘谨的上班服，用狂野的嗓音嘶叫著唱歌，在高分贝的室内狂吼著向身旁的人说话，带著醉意而纵容地笑闹——因为，那些太过年轻的派对对我而言只会反衬我不合时宜而且倦怠的心灵差距。

我一直在喧闹中孤立自己，一直在集体狂欢的嘉年华会中离席，永远站在隔壁，像一名异端分子，为自己的畏缩迷惑不已。

因此，我为自己少数显露兴高彩烈、打成一片的伪装而悄悄地感到羞赧与窘迫，似乎人们总能够猜透我难以启齿的秘密。

在十八或二十多岁那个遥远的星球年代，在一个年轻到可以无视于人们诧异目光的年代，我却习惯于逃避，时时敏感性地焦虑著，用复杂的思考来阻止享乐主义的意识入侵脑袋，彷彿这是一种罪恶。

彼时，我一直固执地以为，在我身边方圆一百里之内似乎没有足以完全信赖的见证者，以参与我独自承受的忧戚与梦想。我总为这样自以为是的想象而躁郁、自卑、抗拒，以致无法倾心地介入乐观奋进的人们的生活。

我固执地确信清醒的意识，是生命中必要的元素，以便能够准确判断脑内不断浮动变异的神奇世界；而抗拒惯性、媚惑、佣

俗、物欲崇拜，也是必要的手段，甚至于为清教徒式的生活着迷。

大部分时候，我遁入知识的丛林，以炽盛的创作作为唯一信仰，在虚拟的隐形城堡中散步、晚祷、自语，寻回庞大的信心，使它成为我站在距离人们几个光年外的孤立找到了藉口。

一直到很多年后，我为年轻时代拥有这样偏激的念头感到震惊。我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专注于深奥心灵探究中徒然的成分：譬如官能、思想、衰老、死亡，并无法超越我们所经验的世界。

面对这些形而上也是形而下的复杂问题，我们早熟的哲学、可笑的执著、松动的信念显得不堪一击，迅速溃败；在时间所设定的完美诡计中，我们不啻是彻底的弱者，彷佛生命的下一个转角，便是一场丰盛而诡异的化装舞会，轻易拆穿那些自我圣洁化的假面。我们沉浸在一片梵音吟唱的乐海中，但失聪的耳朵无福消受，而真正地感觉生命的孤独……



人生的功课

◇ 苏清强

小学时代，我每天上学，最有趣的是可以跟同学们玩在一起；尤其是下课时，在走廊玩追逐，在树下玩石子，在草地上踢球..... 很快就玩出一身汗来，却始终乐此不疲。而最不喜欢的是各种科目的作业，在学校里做不完，还得带回家去完成。偏偏老师教完课后，不给作业就好像没有尽到责任似的，总是要吩咐回家温课、写字、做习题等等。开始有父母督促，还好；后来，由于习性贪玩和懒散，常常把功课压到最后时刻才来赶，所以字也写得草率，作答也没心没肺。渐渐地，自己得成绩不但没进步，反而退步得要被父母师长痛骂！这才把心收回来，按时做功课，学业成绩才逐渐拉回正轨。

真正善于读书的学生，总会认真地去面对自己的功课。功课，是学习生活中不可少的。不管是普通学校，还是大专学院，每天的功课虽说离不开上课听讲，下课复习做习题；但积极进取的学生还会多阅读参考书籍，收集和消化相关资料、讯息、文献等，提出问题，思索疑难等。学生的功课也是日课，天天学习，天天做，久了，就养成一种读书人的习惯。读书人的学习是自发自动的，像每日三餐一般地平常。如果因为懒散或其他事故把功课压下，累积一些时日之后，就会觉得后来的功课更加繁重了。而这时再努力，效果便差得多了。有人问读书的学生，读书难不难？特别颖慧的不

必说，普通的学生如果有按时做功课，一般的答案是“不难”，或“不怎么难”；只有那些懒做功课、怕做功课的才说“难”、或者“特别的难”，为什么？

其实，做功课不只是学生的事。各行各业、各个生活领域的人，也不无功课可做。农夫的翻土、去草、浇水、施肥、除虫；渔夫的修船、补网；商人的点货理账，教师的备课与批改作业等都是功课。有的人主持回忆时拉拉扯扯的，说了很多不著边际的话，又谈论不出一个结果来，听到人的感觉就是：主持人没有做好功课。做什么事也好，如果没有先准备、做好功课，往往不是临阵错乱，显现自己的弱点，就是无法集中精力来办事，徒然浪费时间。为了提高工作的绩效，功课不能不准备。做功课成了每一个人的本份。

小时老师要我们每天写日记，我写了一阵子，记下了天天大同小异的生活流水帐，觉得无趣，就不想写了。后来，读了一些名人的日记，发现他们不只记下了个人的身边小事，也记下了家国社会的大事。贯穿著日记的似乎有一根基线，即是他的个人志趣，以及在兑现个人理想过程中的机遇和努力。我这才领悟到，为什么这些人可以数十年如一日地写日记——原来他们是把它当作日常课业，并借此磨练自己。一本有价值的日记正好记录了自己每天怎样应对人生这门功课。

我在学校教书时，特别喜欢每日按时做功课，准时交作业的学生。并不是每个学生都喜欢做功课的。一堂课教下来，常常得恩威并施，才能逼著学生去完成应做的课业。不情愿做作业的，往往草草作答，不但涂写得糊里糊涂，也错误百出。自己给学生交代作业时，常常会听到：“老师，给少一点可以吗？”或者是“老师，这么多作业，怎样做得完？”

我常说：“你们怕做作业、不准备功课，只好一直落在别人

的后头！”我的一个同事对他学生的诉苦答得更妙：“你们不要做作业是吗？最好去看看猪圈里的猪，还有屎坑里的蛆虫，它们都是不必做功课的！只知饿了张口，连粪便也吃，结果，不是给人拿去宰杀，就是永远命贱！”他说得学生们哑然无声，但他们做起功课来，还是马马虎虎。其实，当今有的学生怕做作业，是因为他们课余的时间被补习填得满满的。它们也学习得蛮辛苦的。

而成人的世界，生活充满挑战！想把自己的业务做得更好的，每天的策划、筹备、力行、审核、检讨等的功课不能不进行。越不想屈服于命运的，越需多做功课，包括阅读、参加课程，以提升自己的能力。在事业上，关注提高生产力，拟定销售大蓝图，又策划与检测业务营运的状况，这样地做足功课，是为了减少失误，不怕面对风险。在为人处事上，捉紧修身进德；要树立自己的人格，就必须从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行举措等方面下工夫。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说曾子每天都以三件事省察自己：为了办事尽全力吗？与朋友交往言而有信吗？老师所教导的，自己有去实践吗？曾子每天所做的功课，难道不值得我们参考吗？

一个人带著一种使命投入茫茫的人海里，搏斗求存，以期拼出一条生路来，每天要碰到的人事纠葛何其多！江湖上常有一句话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谁是“有准备”的人呢？当然不会是那些不学习、不长进、不进取的人！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一纸文凭有其作用，却未必永远占优势。要寻找生命中更大的绿野，就不得不多做额外的功课——勤学以充实自己，动脑筋以强化思考，多交际以拓展人缘，修心以养性 ..... 碰到比自己强的竞争对手，正是磨砺自己的机会。“孙子兵法”说：“知彼知己，百战不

殆。”这“知彼知己”的能耐，就非得自己下一番血汗工夫，做足功课不可！有道是，知人难，知己更难！功课做不够，看人只看表面，挑到人家一些些弱点就沾沾自喜；看自己又缺乏真诚的内省，看不到自己的肤浅。心态有偏差，做起事来就流于偏颇，结果不尽理想，甚至失败，也是自然的。在战场上，两敌争锋相对，只有功课做得最好、准备得最完善的一方，才能先发制人，一击中的！如果功课做不好，又如何能举措有致、进退得宜？看来，人生这一个博弈，处处都在考验著人的勇气和智慧。有做功课的人，机会到来就有能力承担；挑战出现时，也能沉著应对，甚至谈笑用兵，两岸猿声啼不尽，轻舟已过万重山。

一个人如果认为离开学校就可以抛开沉著的书包，从此不必做功课了，那是最严重的肤浅！人生的路逶迤崎岖，人生的挑战无时无处不在，理智的人都不敢掉以轻心！学校的功课有尽时，人生的功课却常在。很多人第一天上班，上司就把一叠厚重的文件递过来：“这是行规，这是业务蓝图，这是工作细则 ..... 你先好好读过！”这不就是上班族的第一份功课吗？你以为草草读过就算了吗？慢著，其他的功课还会接二连三地到来。你能把功课一项一项地摸熟，接著就好办事了。所谓的驾轻就熟，就是！干任何行业，也不过如此！功课不做，就别梦乡从天而降的榴莲。曾国藩说：“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不用说，一个人如果不天天在自己的专业里或志趣中费精竭力地用心，又如何能“精熟”呢？做人其实就是把人生的功课做好来。

此情待追忆

◇ 雨点

2009年11日15日上午10时30分，古晋朱加路的中原小馆已来了好多老朋友，会场气氛热腾，久未谋面的朋友激动地相拥、热切的问候、开怀地畅谈。欢笑声此起彼落，问好声随处而闻。近十一时，曾经在集中营中，代表全体战友向当局展开多次谈判以争取营中福利的老大哥——陈宗明本固鲁提着行李，在夫人的陪同下，也风尘扑扑地自斯里阿曼抵会场，陈大哥的出现，欢迎声，问候声，一时不绝於耳。十一时十五分，桂娥在水妹的挽扶下，缓步而至，刚接受过化疗的桂娥老友，身形清瘦了许多，虽然脸色苍白，神情依然焕发。梅花姐、桂娥、杏娥和我，几个与癌共舞的老友，同病相怜嘛，彼此一见面，感触良多，紧紧地相拥在一起，激情的泪花一时不听使唤地糊了一脸，此生还能再见是何等的荣幸，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加油！加油！再加油！重新出发，明天又是我们的艳阳天！”

十一时三十分，餐厅大门处，一阵骚动，有人在喊：“月兰来啦！刘姥姥来啦！”月兰？我的脑里，一下子闪出这样的画面：“约四十几年前的一个晴朗午后，大家都各自进修，“哐噹”一声巨响，牢门开处，两名女狱卒用担架将一名病弱者抬入牢房，只见那病弱者眼珠微凸，眼神茫然，双颊凹陷，双唇干瘪，疲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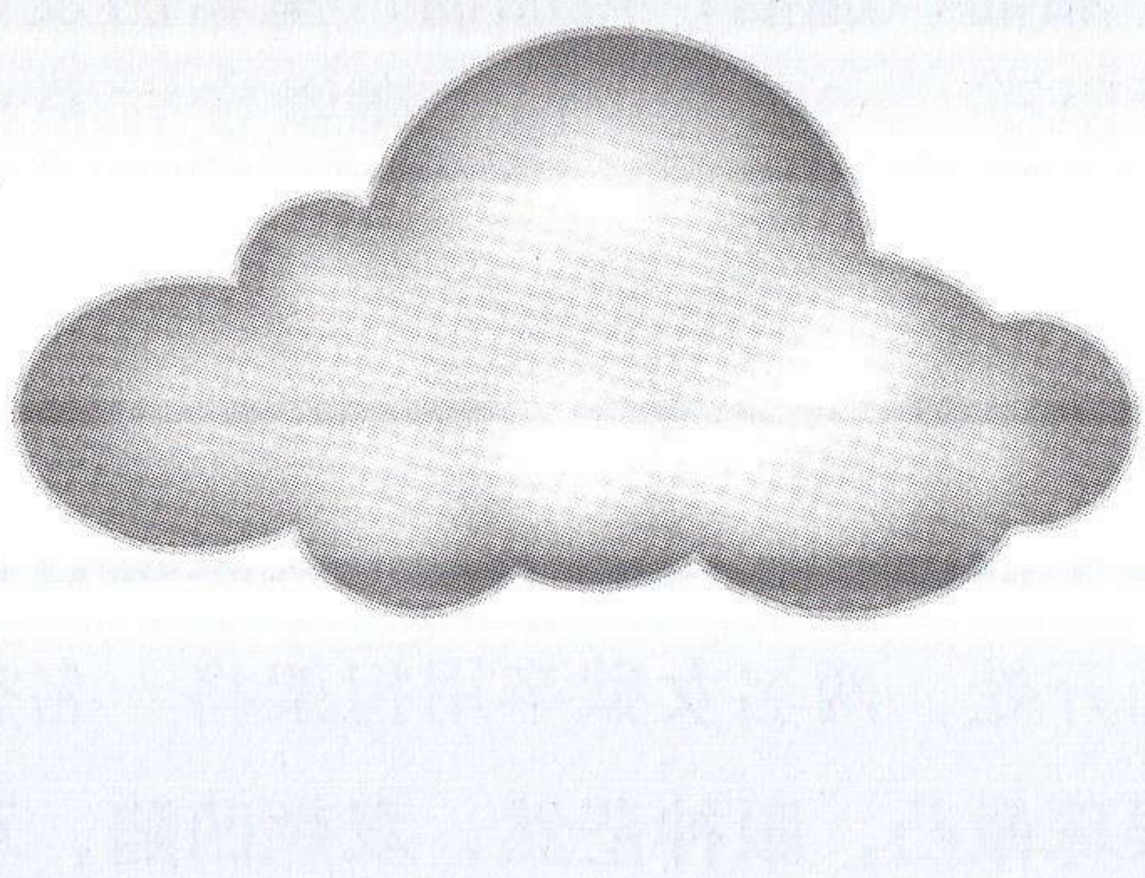
身躯宛如一副骷髅，僵僵地躺在担架上，谁见尤怜！随行的女狱官，捉紧机会对我们训道：“看你们的同志，幸亏我们政府在森林里将她逮出来，否则早就饿死在森林里啦，这就是你们反政府的下场！”“当时的病弱者正是月兰。后来的牢狱生活中，因为月兰的憨厚、朴素、勤勉、混身都散发着农村气息，大家从此都叫她刘姥姥。1973年的和平签约后，大家都回归社会，彼此再也没有见面。

四十几年后的今天，那身体已非常壮实，神采奕奕的月兰在一群老友的拥戴下，话音朗朗、笑声呵呵、步伐稳健地步入会场，这怎可能是四十年前那躺在担架上的月兰?

十一时四十五分，司仪通过播音器，好不容易才将沸腾的会场控制下来，宴席终于开始。

一恍，分离竟四十年，重相聚，怎能不激情呢？席间，彼此畅谈、开怀欢笑。席散，彼此依依，万分不舍。

一别匆匆，2009年至今又过了四年，人事几番新，那曾经与一众老朋友欢聚一堂的梅花姐、桂娥、英娥，相继化着一缕轻烟已随风飘逝，空留此情待追忆。



旧时路

◇ 绿言

驾着冷气车，享受着美妙的音乐，把酷热隔在车窗外，轻松的越过旧时岭。令我想起学生时代推着脚车上山的情景，感叹时移景迁，但旧时情景则挥之不去。

当年由美里市区进入我的乡村——廉律村，要越过一座很高很高的大山岭。因此“廉律”之旧称是“大山背”。如今“大山背”已被人渐渐的遗忘，因为“大山”已因修路而被铲平，剩下的山不及原山的十分之一。

记忆中，整个“大山背”也只不过区区三几辆货车而已。巴士每天也只跑一趟。所以我们上中学时都是骑脚车。当年上课时间是全日制，星期六也要上半天课。每天清晨四点半就要起床煮饭（用柴火煮），大约五时四十五分天方破晓，就带了午餐，兴冲冲的骑上脚车到小学门前的小店与其他同学集合。浩浩荡荡的一大群莘莘学子以愉快的心情一路骑着脚车，一路笑语如珠，划破宁静的清晨，抖落了叶上的露珠。

上大山岭的时刻正是推铁牛的时刻，当时我个子瘦小，力气不够，每天只推到半山就上不了，多亏好友煜煜，她把自己的脚车推到山顶后，再下来帮我的忙，到了山顶大家均气喘如牛，就停下歇一歇，欣赏着旭日初升的美景，遥望着由白云绕伴的神秘“姆摩

山”，俯视着山下薄雾笼罩，宁静的乡村，呼吸着清晨带着青草香味的空气。歇息之后继续踏上上学之路。

大山岭上的路弯弯曲曲约有一公里长。路的两旁均围着黑白相间的栏杆。往栏杆外的深谷看会令有惧高症的人双脚发软。在往市区下岭的半山处，路边草丛里有一口小井，大约有四尺阔，两尺深。这是一口泉水井，水永不干枯，清澈见底。常见山区的农妇来此挑水，是山区农民重要的食水源。而我们这群学生，在下午放学后的回程中，把脚车推上此处时，总要停下来用双手捧着水，喝上几口解解渴，井水清甜可口，凉入心脾。有时也洗洗脸和手以消去炎热。可惜此井后来因发展而被铲去。由于那口井的关系，我们均称此岭为食水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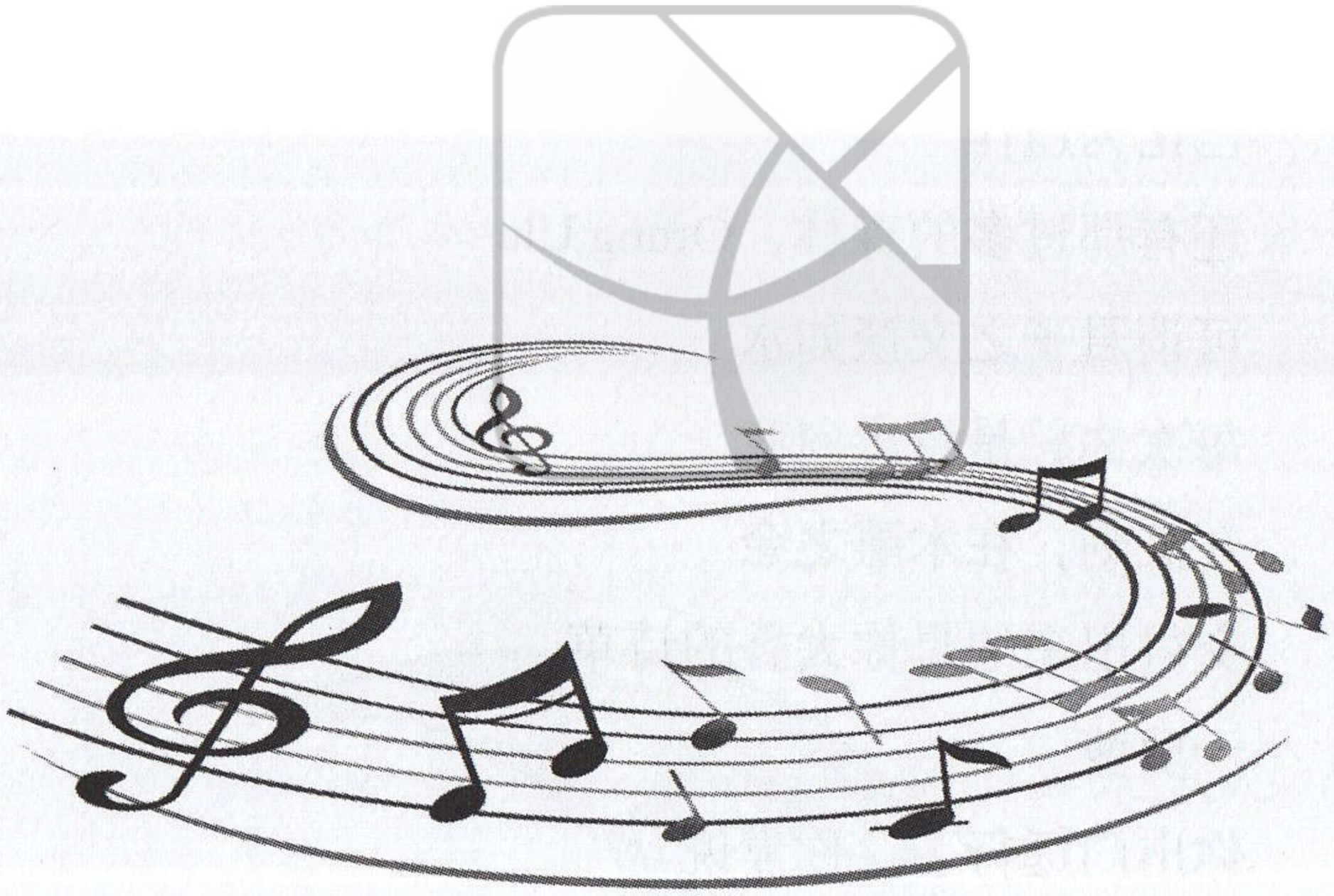
记得念初二那年，一个星期六中午放学后，大家骑着脚车回家，下岭时，除我之外其他同学都喜欢骑着脚车下山，而且快到山下时，放开煞车器如飞而下，有时同学们还顽皮的松开双手如表演杂技般陶醉在飞车之乐中。那天，阿英不慎连人带车摔在马路中央。只见她一动也不动的躺在血泊中。我们合力把她抬到路边一户捕鱼人的家中求救，留下路中央的一滩鲜红的血，中央一颗白色的牙齿，令人触目惊心。此情此景多年后还常出现在梦中。惨痛的经验令我们有了一份戒心。

当时通往市区的路是泥沙路，每逢下雨天满路的积水，尽是烂泥浆。骑脚车也相当吃力。天晴太久就就晒成了松沙，脚车遇上松沙就骑不动，只好在烈日之下推着脚车慢慢走。有时，我们也唱些激励歌曲以忘却眼前困境，消除我们的疲累鼓起振作的雄心。

有时在半路，有罗厘车经过，就会停下来让我们搭顺风车，把脚车搬上车斗，我们就扎稳马步，扶着脚车，吹着迎面而来的凉

风，一路颠波到家。那还真要有两下子功夫才能在罗厘车斗后站得稳呢！

在这条旧时路上，留下了我们多少的汗水，歌声与欢笑，如今已被柏油与车声所掩盖了。而我每天驾着冷气车安稳快速的来去数回，依旧时往日的路，寻不回的时往日的风景。因此，喜欢翻看记忆的存档，重温那一段天真无邪的岁月。仿佛那一口清凉的井水，还在嘴里留下难忘的清甜。



悼庆旺

◇ 刘寄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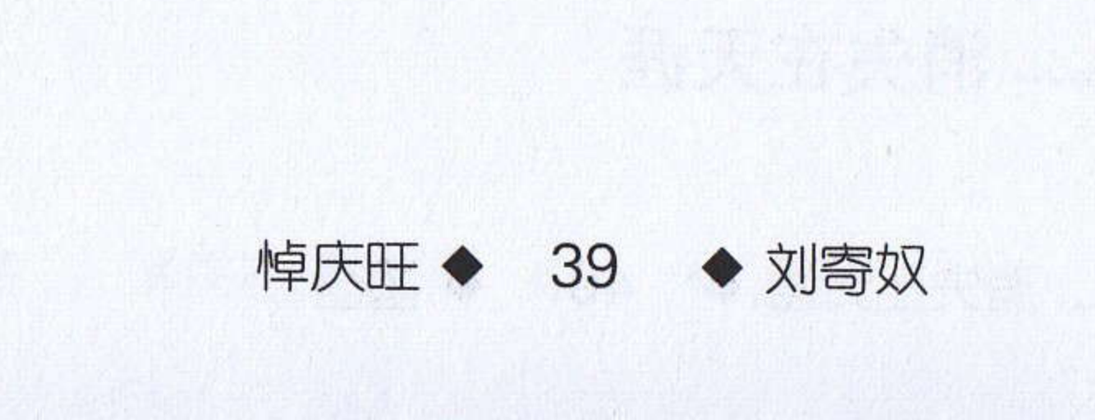
那人已离去，淡淡的，像是远行
不再多说什么、也不再交待什么
像你交待已久的诗作
你网上的诗作
早已不堪回首，不堪回首
已化为遗作
还有那过多的森林，Orang Ulu
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
每次你总是背影向我
在篆刻，在木雕之余
交得出来的是你大叠的诗草
一萝萝
你出门远行了，你妻说
何尝不是远行
昂首阔步，你已惯于远行
天南地北，在台北街头，在世界的任何角落
徘徊踯躅
攀交另一国的一批酒仙，诗友
一声不响而涉入空间

离我们悄然远去

就像你转身离去的刹那

回首之间……

2012.12. 09



您……消失在天涯

◇ 菡萏

那日，我赤足踩在朵朵浪花与细沙之间
沙儿轻轻地被海浪冲激，来去匆匆
不留下一丝痕迹，
三马丹的艳阳令我晕眩
好友来电说您已挥挥衣袖走了！
走向一个自由 ..... 无牵无挂的海角
婆罗州诗人的魂魄安息在南海的哪个角落?

海水咸咸地刺痛我的双眼，这里的天空是蔚蓝色
不知猫城天空吹着可是灰色的风云
我们都来不及给您送行
令人措手不及.....

来不及啦！人生究竟有多少个无奈?
您走得可潇洒，可知道离别让多少颗心儿难过
来不及问你最爱哪一种好酒最爱哪首诗
来不及再约下一次草药餐
来不及再见您一面
您就这样..... 消失在天涯

(纪念沈庆旺诗人)

24.12.2012



何乃健小诗20首

◇ 何乃健

(1) 病后心境

冬天的雪原皎洁安宁
野鹿留下深深蹄印
纷飞的雪花淡然微笑
轻轻抚平

诗外：内心没有恩怨情仇，坦然无忧。

(2) 云中冰晶

在晦暝的积雨云中心
深入禅定
冰晶顿然照见
入定后通体透明

诗外：放下自在，自性本明。

(3) 读经浅悟

环顾周遭，阒无人迹
俯身拾起，邻居遗失的金币
藏入衣袋，沾沾自喜
虚空中一声叮咛倏地
如风铃回荡耳里：
“让物归原主吧，那不是你的东西！”

诗外：贪欲是一切烦恼的根源。

(4) 秘密

古井怀疑
群星轮流在井外梭巡
是为了偷窥井底
深埋了百年的秘密

诗外：心有挂碍，永无宁日。

(5) 时间之书

扎根悬崖旁
苍松默默俯瞰
岁月翻皱了的岩层
翻皱了的史册中

压成化石的沧桑

诗外：大地是无言的史书。

(6) 空有不二

翠竹以为多年禅定 已
完全证悟空性
直至一只蜻蜓
静憩坚实的竹节上
方才豁然梦醒

诗外：自净其意，就是要离相，有相就不清静。

(7) 野地孤魂

沿着荒冢内蔓延的树根
攀缘到枝头上，孤魂
绽放一朵含羞的花，沾着泪痕
左顾右盼，神情焦灼
数十个清明已过
那许诺年年到来献花的人呢?

诗外：自古痴情空遗恨!

(8) 催泪弹

发射器引爆
人群惊慌呼叫
弹壳蓦然窥见
浓烟狞笑的当儿
一滴泪竟翻腾成海啸

诗外：暴力是自我毁灭的主因。

(9) 秋蝉

仰望了整个夜晚
秋蝉趾高气扬
满怀信心地呢喃：
“头上的星斗
原来全绕着我运转！

诗外：无明使人无法体悟本来面目。

(10) 捞星

枝头的蜘蛛坚信
只要设法
将蛛网织大一点

总有一天会捞获
自投罗网的流星

诗外：八正道强调正见，对事物真象缺乏真正了解，永远徒劳无功。

(11) 烟花

烟花多年来的梦
是设法在虚空
撒播火种

诗外：烟花是妄念的化身。

(12) 黑洞

将所有的光芒
都吸纳入内脏
也无法驱除
心中比死亡更阴森的幽暗

诗外：财富的积累，无法填补心灵的空虚。

(13) 丹霞·赤水

风里的飞鸟告诉我

丹霞的红岩里
还保存着当年热血的温暖
河里的浪花告诉我
赤水的礁石下
还埋藏着壮士渡河的呼唤

诗外：岁月无法将悲壮的历史冲淡。

(14) 娄山关战壕

经过多年风雨疗伤
方形的战壕依然张开口
对着阴霾的天空
爬满苍苔的喉咙
还在风过树丛时轻喊：
痛！

诗外：惨痛的内战留下永恒的创痕。

(15) 古镇老屋

我轻轻敲叩，倾听
门后是否掩蔽
当年陡坡犁成梯田时的喘息
门缝是否还夹紧

当年老农吆喝黄牛的回音?

诗外：贵州先民的艰苦奋斗，都沉淀在老镇古楼的氛围里。

(16) 恐龙蛋化石

亿年之前恐龙体内的氧和碳
今天，究竟贮于我的脂肪
还是潜入桫椤自然保护区内
在挺拔的羊齿植物里循环?

诗外：贵州博物馆里初见恐龙蛋，突然憬悟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17) 茅台

茅台将秘密告诉我的味蕾
那扑面而来的酒香令人陶醉
皆因高粱的须根吮吸了
能将悲苦醇化为酒的泪水

诗外：人间的悲苦往往是酿造凄美回忆的酵母。

(18) 蒲公英

不知已轮回多少次了
蒲公英余恨未雪

继续持着破伞
在风里四处探索
追踪曾将它踩入泥泞的军靴

诗外：嗔恚使心灵无法超出无明，无法脱离轮回，无法成为不颠倒心。

(19) 古镇老妇

春风里
她脸上的皱纹
都化作永不扩散的涟漪
波光中凝固了几许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红旗飘扬的记忆

诗外：虽然告别革命，苦痛在心中仍难抚平。

(20) 黔北峡谷

“长河折磨你的肌肤
噬咬你的躯体成深深的峡谷
大地，你为何不提出控诉？”
“明了天外无数恒星已碎骨粉身
豁然顿悟峡谷只不过
是我颊上一抹剃刀伤痕！”

空白格

◇ 湫翎

怒我转身
背对着你
笑意盎然潇洒地
不带走属于你的一片云彩

耸耸肩膀
别问我为什么
我和你之间
有两颗心的距离

你挥一挥手
沉吟不语
从此
再见陌路
亦非是朋友

教学生读环保诗

◇田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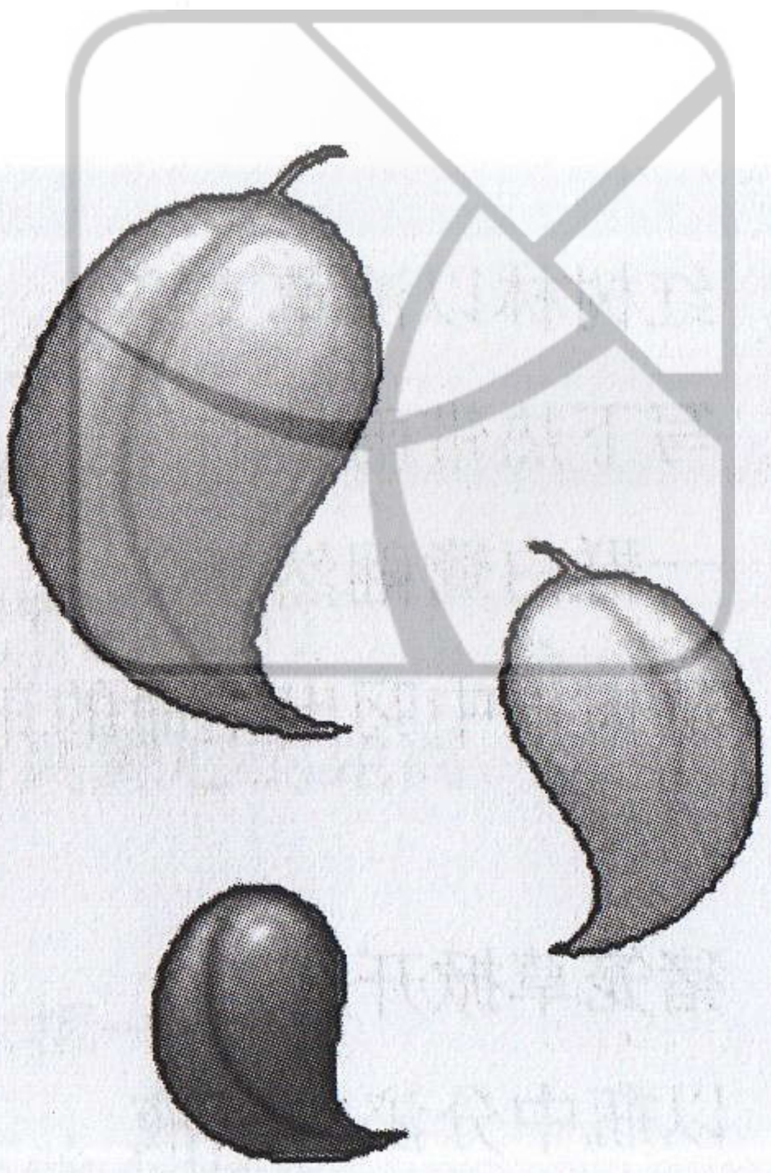
小海龟跋涉沙滩的足迹
串起了三个太阳和三个月亮
当它吻到了第一线潮头
它就吻到了整片蓝天

红树林以潦草文字
写下热带雨林的秘密
一群白鹭翩然降落
从树根中叼出生命的讯息

猪笼草掀开瓶盖
以瓶中分泌的酸液
将震耳欲聋的铲泥机怒吼
溶化成旷野一缕清气

萤火虫缀满了海桑树
把点点微光凝聚
让城市迷幻的霓虹灯
黯然失色

附记：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图书馆为配合“地球日”的纪念，举办环保诗创作比赛，要求我主讲三场有关环保诗的讲座。同学们反应热烈，我也记下演讲时的一些联想。



渡头

◇ 吉普赛

渡头
河畔枯枝
挂满黄昏韵味
彩霞层叠
挥洒色调的迷幻错觉
让江面狼藉斑驳一片
伫立渡头
捕捉醉日西落

迷朦月色
笼罩着天际
蹒跚的孤舟
在浊江摸索
桨声起落
掀起浅浪幽波
圈向堤岸
荡向无涯
将孤身独影
淡黄光波

一起漾走

渡头晦冥灯光
好惹人添愁
归巢倦鸟成群掠过
扑向黑暗尽头
一天的劳累
可曾把期待填够
难道像孤舟
无法撑走一日的繁琐

伫立渡头
扪心
谁没有过难过
且让晚风江面拂过
抹去几许哀愁
也许
黑夜是黎明的前奏

月已好斜
冷风催着归去
别再让脑袋儿
装得思绪万头
在人生路上
走来才会轻松得多

5-4-2013

白眼猴

◇ 王涛

望到眼眶都白了
故乡，在静止的那山
绿叶落尽了
看见树的坚韧不屈
孤独，使你更清醒
静听风从天定海峡吹拂
高立高度
瞰更遥远的风景

17-9-2013

极尽温柔

◇晨露

极尽温柔
一波翻一波
轻轻悄悄
整片海
微皱微皱
摺百摺
千摺

松林里我走着
抬头看一眼
又低下头
仿佛是江水
粼粼
我童年的那一湾
流淌六十年的每一日

望一眼又低下头
只要知道水波在
狂妄的是风

占有了所有的声音

沙沙沙吵着

听着听着就

什么也没听见

整片海静静

如我

静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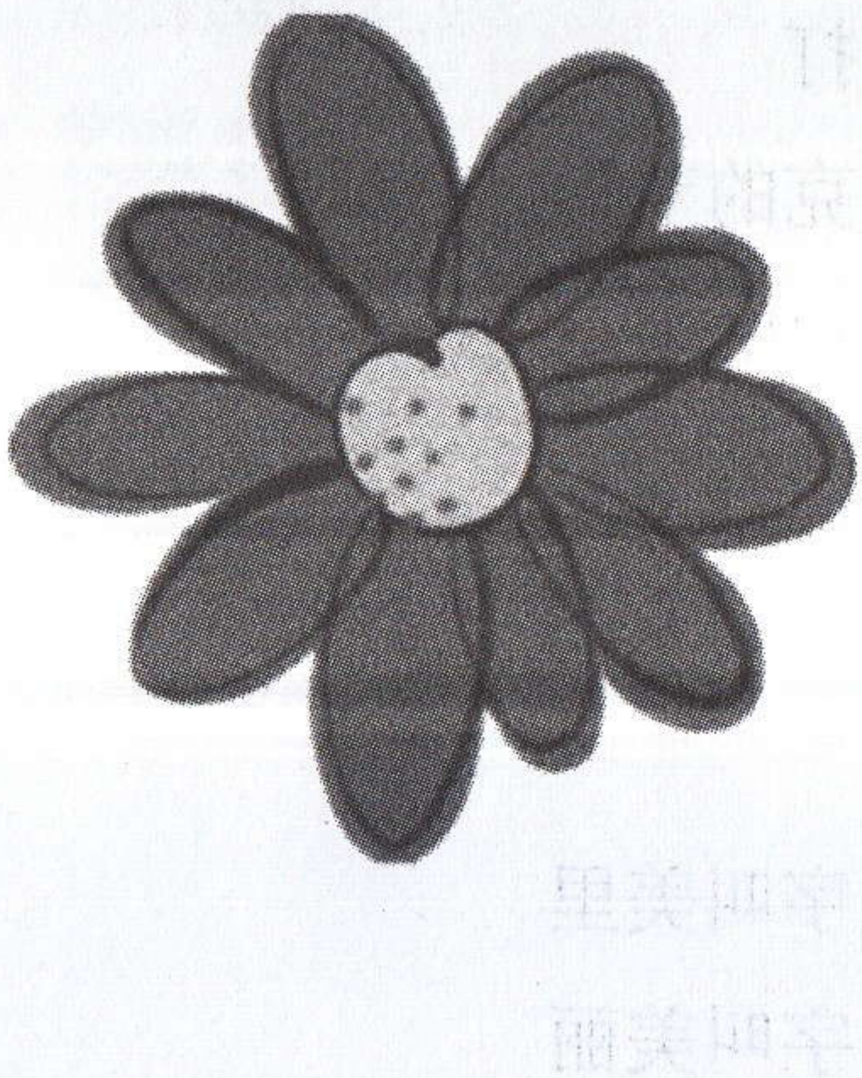
水流人走

可以

这样就可以

天长地久

1-9-2013



美丽·美里

◇ 秋山

浪花曾经告诉我
你有一个美丽的名字
叫美里

海风悄悄向我说
这里的沙滩
有无数诗情和
浪漫

走过的脚步
都有深深的恋情
潮汐拍打
罗曼蒂克的节奏
随影不离的海鸟
高空跟着旋律
飞翔

你的名字叫美里
你的名字叫美丽

高耸的树木
居住在城市
它的青绿
就是你的青绿

清洁街道
清凉的风

高大海马
迎客的海马
都从海底
跑上了陆地

欢迎是一种快乐的
握手

美丽的芯灵菜
热腾腾的花茶
美丽小手
弹出美丽的问候

美里
美丽的美里

你有让我靠岸的海湾
你有让我向往的风土

大海的热情
大海的呼唤
一波一波
荡漾邂逅的
风帆 .....



发呀

◇宗祥

迎春纳福，游子回乡过年，纷纷和家人走进发发咖啡店，该店老板夫妇都是大专生，深懂陶公经商之道，把咖啡店经营得远近知名，高朋满座。

老板坐在柜台前收钱，卖香烟，不时和老板娘商量如何减少开销，以应付受到最低薪金制的影响。老板娘嘟动蛇样的嘴巴，指着老王说："让他知难而辞。"

老王正忙着捧咖啡给一班雅集的老文人，他们常吊书袋的子曰诗吟，一位老文人摇头摆脑说："今年癸巳年……"老王纳闷；"老文人为何分不清己、已、巳，我不会谈文论艺，也不会吟什么举首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爸爸、妈妈走了，我还有家乡吗？高中毕业后，从诗巫来到油城，只混个王小二，同乡的老板已赚到买屋，买车，我却无亲无戚。唉！不比了，妈妈常说："人比人，真气人。""我好歹是店里薪水最高的工人，无鱼虾也好。"

"捞生了！"老板的高喊，打断老王的深思。老板领着员工一起捞生，众人齐欢呼："捞呀！发呀！一捞恭喜发财，二捞财源滚滚来，三捞富贵花开，四捞风生水起。捞得高，发得高，捞得多，发得多。"老板抹掉嘴边的捞菜说："我现在分发各位一个月的花红，懒惰虫，就给少。一位年轻的工人高兴的说："我要买

ipad了。”另一位说：“我要买iphone。”老王盘算着：“我要买一架收音机，代替那沙沙声的老爷机，让我能好好听老歌。”每位员工都高兴彩烈拿了一个月花红。老王微笑接过花红，拆开红包纸，拿出来的是一张陈旧的十令吉。有人细声说：“老王是懒惰虫。”几十双眼睛看着老王，老王猛然觉得有数十支箭射进他的心头。他用颤抖的手，扔花红还给老板说：“老板，我要辞工。”老板吱吱唔唔：“我们是同乡，这……。”且说且望着老板娘。她挪动蛇样的腰说：“老了，可以享清福啦！”老王喃喃自语：“老了！享清福。”他瞟盯老板娘，又望望老 板说：“谢谢老板照顾我27年”，随即扬声道：“我会，癸巳蛇年，曲直向前。”

此时，发发咖啡店正播送新年歌，发呀，新年大发。



家在马鲁帝

◇田农

夕阳的余晖已逐渐暗下来，老周还独自坐在皇家山河畔的木椅上，呆望着河水往下流。这条浊黄的河流，提供给马鲁帝居民的食水，为两岸的种植带来灌溉水源。上游的木桐一排排通过河道向下输送到货轮，运往国外，赚取大量外汇，也增加木场老板的财富，繁荣了河岸旁的乡镇。

马鲁帝就在巴南河下游的河畔，数十间旧式木板店屋和新建的钢骨水泥店屋，反映着这个小市镇的变迁。原本还有数排老旧的店屋，在一场大火后被烧毁了，稍后在废墟中才建起这一排店屋。

这是一个只有两千多人口的小镇，世代以来从事贸易或耕作的华人与土人相安无事。但这个小市镇靠伐木业繁荣起来，也因近年木材减产而逐渐褪色。年轻人多往外乡寻找出路，市镇更失去了残存的活力。

老周在一家木材公司工作，这家木材公司是此处有数的大公司，拥有大片的伐木林，但经过二十多年的砍伐，木材已逐渐减少了。

十多年前，老周从S镇来到这木业公司的伐木场出任伐木营经理，那是他个人生意失败，生活日窘之时，在一个朋友介绍下，来到这密林野地里讨生活。这有什么办法，马死落地行，老周心里

虽不愿意到这密林荒野工作，既然生意失败，自己还可以随便找口饭吃，但总还得养活妻儿，于是老周也就离开家乡来到这小镇，想不到一幌就过了十多年。

他眼前还时常浮现出当时生活的窘境。

“老周，人总得活下去，你虽然是个大学生，但现在人浮于事，谋生不易，你到伐木营工作，那也是你体验生活的好去处呵！”说话的是李大民。

李大民与老周在六十年代是老战友，大家都曾经为了一个理想进入森林。那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然而，这场斗争失败了，李大民与老周最后大夥重返社会。

“就当着是一场恶梦吧!”老周常常把这场斗争当着一场梦，但也常怀想着这场斗争的意义。梦醒了，而时光也老去了二十多年。

重返社会之后，初时老周似乎还未能融入这个逐渐变了样的社会。在S镇，虽然还有些老同学与朋友，但一时也找不到适合的工作。过了些时日，他只好应征到一家建筑公司做工地管工。两年后，他吸取了经验，与数位友人合伙搞起建筑公司，从事建筑承包工程。初时，只是承包些小工程，诸如房屋装修之类的，也还能赚几个钱。 一段时日之后，公司决定做房屋发展。公司用有限的资金购买地皮，再自建房屋出售。 那当子，正是屋价上升，看来颇有赚钱的机会。不意这时已潜伏着一场世界经济危机。

这时期石油价格高涨，建筑原料突起，影响经济市场。这场经济危机波及全球，砂拉越自然逃不过劫数。房屋建好了，却难有理想的价格出售。但银行的利息与开销则不能免，日子一久，银行的利息是利上加利，到最后是让银行进行拍卖房屋，结果公司是亏蚀累累，负上一屁股的债，公司也结业了。

一天夜里，老周妻子竹君对老周说：“周，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家已很难生活下去了。大人可以挨穷，但小孩总得要吃用呵！”

“竹君，我何尝不苦恼，但人浮于事的社会，要找工作一时也不容易，我已经托朋友找工作了。”

竹君与老周是中学时期的同学，老周到外地读大学，竹君中学毕业后到一家小学教书，但很快就被政府吊销注册证，书也没得教了。随着那场武装斗争，老周与竹君不约而同转入森林。在部队里，两人已生爱慕之情，但由于部队的纪律，爱情也只能藏在心里。他俩的互生情愫一度受到上级的批评，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行为。武装斗争遭挫重返社会，两人很快结婚建立了家庭。

“你就不要再刻意选择工作了。虽说是大学毕业又能怎样，有说是马死落地行， 先找个工作维持生计，以后再走着看吧。”竹君委婉劝说老周。

在朋友的介绍下，老周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但必须离开S地，离开家到巴南河上游的一个木山营工作。伐木营在原始处女林中，大树遮天蔽地，往往要到中午太阳直射时才能见到明亮的阳光。在伐木芭场工作的多是土著，他们冒着危险伐木，不时会有伤亡事故发生。老周与这些土著同事，语言还能沟通，生活互相照顾，在森林 日子虽然寂寞，但总算收入有着落，家庭困境大致解决了。

老周对于森林是熟悉的，那场武装斗争他就在森林中度过近十年，出生入死自不必说。现在午夜梦回，有时还会惊叫起来。那是在一场战斗中，与政府军驳火，老周被打伤了，幸好子弹只穿过脚跟，流了大量的血，但生命总算没有危险。由于森林中医药照顾

不够，这只脚走路就有些跛了，碰到雨季时往往酸痛得厉害。

老周原名周有华，部队里的名字是铁军，但有时也称呼有华。重返社会后恢复原名，朋友就直呼他老周，而那时老周也还不过四十岁左右。

老周在六十年代进入森林，那时期大学毕业生不多，投入森林战斗的更屈指可数。他原可以找一份工作过安适的生活，然而理想驱使他与同道们一起战斗。

李大民是老周的上级领导人，两人是中学时期上下班同学。也就是李大民将老周引入地下再转入森林参与斗争。李大民与老周对某些组织问题虽时有歧异，但分歧点并不大，往往经过辩论后缩小了差距。

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那十年是中国动荡年头。海外的左翼组织也深受影响，一些过激的行动由此产生。在森林里他们学习老三篇，辩论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被批斗事件，而林彪出逃事件更曾使他们困惑，但争论中悟出了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危害。

李大民批判老周小资产阶级思想，而老周则批评李大民左倾过激行为。

“老周，你现在还读艾青与何其芳的诗，这些都是三十年代思想性低的诗篇。” 老周被李大民批评。

老周则反驳李大民：“艾青等人的诗是反映抗日时期反帝斗争的优秀诗作，反映当时苦难的中国农民的悲苦与斗争。”

李大民受到文革极左思潮影响，特别是路线斗争，但李大民也常有独立的看法，对党内某些路线问题作出反思，对老周的看法也就时有一致之处。比如对党内的权力与派系斗争则都为他俩所厌恶，派系斗争导致挫折与分裂，对地下组织伤害极大。李大民与老

周时也不免怀疑这样的斗争下去为的是什么？自我分裂的结果还能对敌斗争 吗?

在斗争环境日益艰困，武装人员伤亡惨重，出现不断叛逃事件等不利因素，组织领导人作出与政府和平谈判的决定。最终是放下武器，走出森林，这场武装斗争也就告一段落。李大民与老周及许多同 志于是重返社会，再度为各自的生活而奔忙。

生活原是一场战斗，尽管这种战斗与森林中枪林弹雨的战斗不同，但也不能有所轻忽。就比如说，老周来到这木山营工作，就得时时与环境斗争。

在深山密林中伐木场里，工友们的伤亡事件是常有的事。就在不久前，一位原住民工友被砍伐中的大树压伤身亡，这位工友家中有老母妻女，伤亡之后，生活随之陷入困境，向木山老板争取赔偿金，但这名刻薄者只愿意给予低微的数目，令众工友极为不满。老周作为木山营管理人，对老板的凉薄行为深感不满，极力为这位工友争取较多的抚恤金；虽然较后老板同意多加一些，但老周痛恶资本家的无情，他们是国家资源的窃取者，从而赚得大笔金钱，这些钱财何尝不是众多工友们以生命与血汗所赚来的。老周一度想辞职不干，但现实环境逼得他不能一走了之。

长期砍伐，近处的木材已砍伐殆尽，必须深入处女林中。这类处女林乃是原住民的生存地带，他们靠猎取森林中的野兽，河流里的渔获，山林中的野菜，过着原始的生活，日出日落，与世无争。然而，林木大肆砍伐，他们原本平静的生活不再平静， 野兽少了，河流浑浊渔获难得，原住民的生活深受打击，他们于是作出反抗的行为： 他们在森林的采伐地设下路障，不让木桐车进出，这自然影响到木山老板的营运，然而这些木山资本家又不愿意作出相应

的赔偿，往往形成僵局。当谈判无法解决时，木山老板即采取强硬手段，依赖政府出动军警，以致与原住民对峙，剑拔弩张。

就在不久前，老周工作的木山，即发生原住民设路障对抗事件，资方老板当然不会出面谈判，只是在背后操控。老周因此得出面与原住民谈判，然而也因此让老周懂得原住民生活的艰辛，对资本家的手段深恶痛绝，这也常使老周内心煎熬，最终是辞去这份无可眷恋的木山管理人工作。

日子一天天过去，老周来到这乡镇不觉已近二十年，他也常趁假日到此乡镇走走，与一些同乡朋友交流，并且受邀参与诸如同乡会的社团工作。

在思想上，老周对过往的武装斗争虽然承认失败，但内心仍深信那是为理想而斗争。对于现在这类民间社团工作不免觉得意义不大，因此参与社团只是视为一种社交活动，与朋友交流，这样也可以解除生活的沉闷。事实上，老周已不打算返回自己的出生地，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他乡是故乡，搬迁去那儿也还不是一样。

十几二十年了，老周的一男一女皆已长成。男儿中学毕业后申请到外国读书，多年来也少有回来，女儿中学毕业后到吉隆坡一家学院就读，毕业后在吉隆坡找到一份工作，很快认识到男朋友而结婚，也就常住吉隆坡。

老周与竹君只得两老住在这僻静的乡镇。他已经视这个乡镇为终老之地。尽管这条长河流淌着浑浊的河水，但远处苍翠的山峦，白云缭绕处常使人冥想，望着夕阳落山的情景常使老周深感白云苍狗，人生无常。在伐木场工作，生活像死水，晨听鸟叫，夜听乌啼，而现在退休，生活更是平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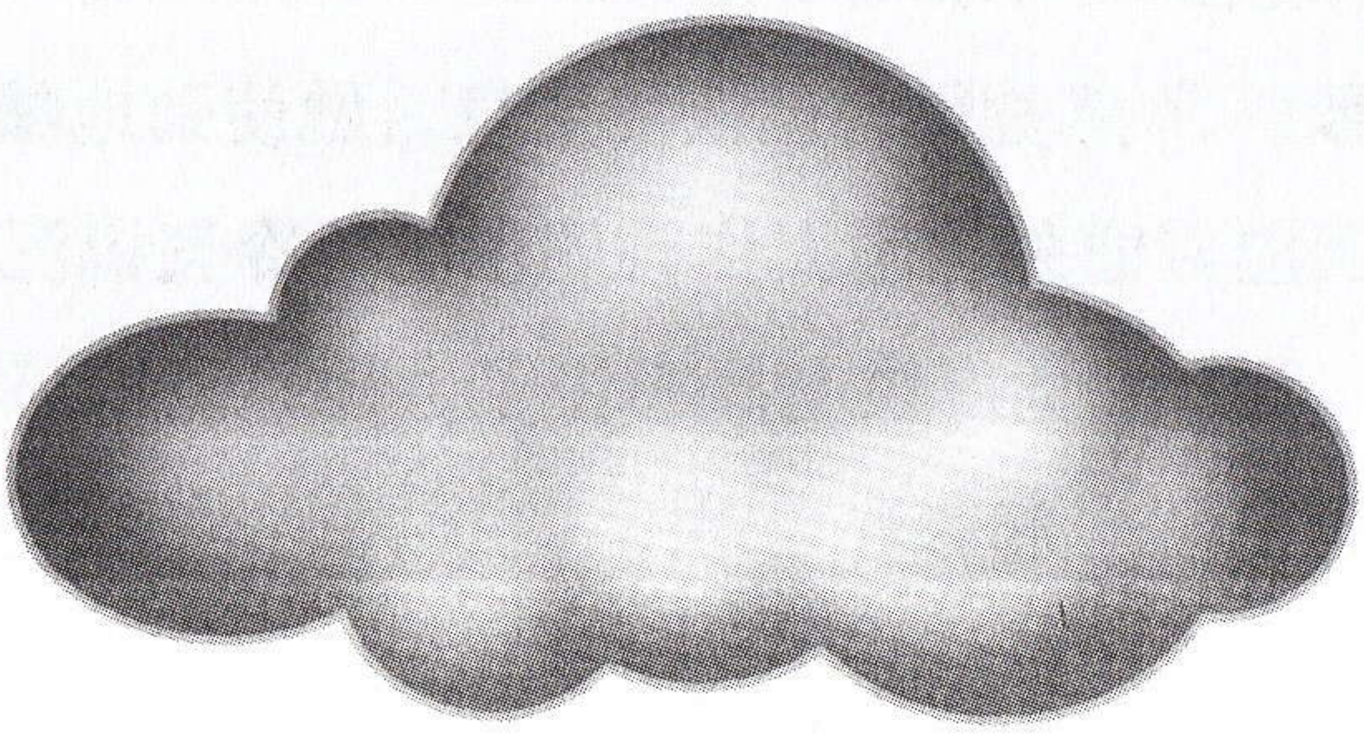
退休后不到一年，老周在一次晨运中不慎腿伤，不久即因糖

尿病并发症竟然逝世，这令老伴竹君深感无措。老周的病逝，早年的战友得悉后赶来奔丧，悲悼这位青年时代付出惨痛代价的老友。当年那一场战争，仍然维系着他们深厚的友谊。

竹君将老周墓葬于山脚下，这里可远望青山，倾听河水的流淌。

老周走了，他死在这个小乡镇，一个原本他不愿意在此终老的地方，但现实环境教他屈居在此。老朋友们为老周的墓立下一个纪念 碑：“战士周有华之墓”。就当老周是一个战士吧。

马鲁帝的河水依然日夜流淌着，流去了人生的悲与喜，流去了这大地的欢乐与悲伤。



晓色夕照

◇ 煜煜

一个闷热的午后，突如其来的大雨倾盆而下。雨水打在褐红色的屋顶上，沙沙作响，掩饰了室内冷气机发出的声音和阵阵轻微的呻吟。

吴老太躺在暖暖的单人床上，感觉胸口隐隐作痛，有如压着一块巨石，呼吸越发困难。她想撑起身让自己舒服点，但四肢乏力，头晕眼花，整个身子虚脱般不听使唤。她想喊女佣沙菲亚协助，又不见踪影。

吴老太张大口辛苦地喘气，她觉得疲累，也好失望，对人生、对过去、现在、 将来……。

“阿琴！”感觉得自己快要窒息，她使劲地喊媳妇。

没有回应。窗外风雨大作，偶尔听得冷气机沉声低吼，胸口的抽痛加剧，吴老太觉得快支撑不住了，她不能再“躺”以待毙，她尽最大努力企图坐起来，一次，两次，她抓着床旁的扶手，用劲，再用劲，坐起来了！可是，屋子怎么在旋转？她一阵昏厥，随着惊叫摔落在地。

沙菲亚旋风般卷了进来，一边高喊女主人。女主人美琴再喊来儿子晓彬，三人合力将吴老太抱到椅子上。找来药油，泡来葡萄糖水，大家忙着抢救，吴老太渐渐苏醒。

“阿彬，快打电话叫爸爸回来。”美琴吩咐。

“妈，我正在上网，你自己打吧。”

吴老太呆滞地看了孙子一眼，有气无力地：“别打了，我没事。”

为母者有些不满地望着儿子离去，立即给丈夫拨电。

吴子健20分钟内从建筑工地飞奔回来，交待女佣拿出母亲病历卡，即刻将母亲送往中央医院。

在急诊室挂了号，母亲精神稍好，吴子健紧握母亲的手，细声安慰着。

吴老太已80高龄，她原是个坚强的妇女，数十年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她对许多事情处之泰然，甚至认为生老病死在所难免，无需太过在意。但自从十多年前得了糖尿病，接着高血压、心脏病、胃病、肝炎，各大杀手纷至，搞得吴老太精神负担愈来愈重，她的脾气开始暴躁，情绪反复无常，老觉得活这一大把年纪，太累己累人。尤其两年前她有一次到后园“巡视”女佣与她合种的瓜菜，不慎跌了一跤，前额砸在一块石头上，留了个窟窿，缝了十多针，右手臂大骨也断了，在医院住上两星期，回家后修养近半年，才算痊愈。可又带来后遗症，她的双脚出现退化性的软弱无力，行走十分不便。于此同时，医生也证实她的肾功能开始衰歇，警告她必须加倍注意饮食，如果继续恶化，则要洗肾。医生还建议可先行在手臂上装个输血仪器，以备及时之需，但遭吴老太拒绝，她还怪医生多此一举：“好端端的何必令我肉痛，我注意就是。”

“妈，你觉得怎样？ ”见坐在轮椅上的母亲脸色苍白，子健不禁紧张。

“好点了。”声音轻得似蚊叫，双手无力地向下滑，眼睛也

逐渐闭上。

子健情急之下高喊大夫，引起周围病人一阵恐慌。几位护士匆匆赶来，把昏迷的吴老太推进急诊室。

吴子健与女佣沙菲亚被拒门外，两人如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万分。沙菲亚双眼 盯着门口，热泪盈眶。

沙菲亚是个矮小能干的印尼女工，在吴家帮佣已达四年，来时年方十八，尚是个含羞答答不懂事的小女孩，经两位女主人调教，加上她自个聪明好学，如今大小事务，烧饭做菜，煎饼制糕，无一不通。她还会讲一口流利的华语和方言，吴老太对她非常疼爱。

“你坐下等吧，不会有大碍的。”吴子健对女佣说。他口里讲得轻松，心中却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母亲的身体状况他实在很忧虑。他来回不停踱步，只盼母亲逢凶化吉，化险为夷。

吴子健觉得母亲一生经历太多苦难，18岁嫁给父亲，一年后举家南迁，除了几套随身衣物，可谓一无所有。落足诗巫之初，父亲当一名码头工友，母亲做厨子，每天起早摸黑，披星戴月的给工友们准备饭菜，即使大复便便临盆在即，依然照做不误。孩子出世后，父亲才集资买了片树胶园，以割胶为生。他一直忘不了母亲曾说他出世当天，她正在工人宿舍旁的菜圃里挖地瓜，感觉肚子阵痛才赶回屋里，不到几小时，他便急急地出来看世界了，出生地点即在宿舍小房间内，接生妇是当时屋主的妻 子，其时为1950年。

那个年代，工农妇女一般都在家中生产，由年长较有经验的叔婆、婶姆接生， 若遇难产、血崩等危险状况，才设法送到村中诊所再转送城市医院。由于车少路遥， 往往为时已晚。吴子健诞生时，另有一位妇女即在难产中去世，一尸两命，令人心酸。

吴子健之前，原还有一位兄长，那是吴老太南来时已怀胎数月的结晶品，可悲的是也许水土不服，吴老太大病一场，差点丢了命，快足月的孩子也胎死腹中。她一星期后才从死神手中被夺回来，得知孩子不保，悲痛欲绝，若非万里迢迢，她真想走路回中国老家去。

“吴先生吗？请过来。”护士的召唤打断了吴子健的思维，他疾步走进急诊室，冲到吴老太床旁呼唤她。

吴老太虚弱地微睁双眼，重又闭上。

子健的心一阵抽搐，医生把他请进另一间医疗室。

“令堂的病情十分复杂，她必须留院观察几天。”医生严肃地开腔，话语虽平淡，听在子健耳里却如平地一声雷，轰得他脑瓜儿嗡嗡作响。他抖着声要求大夫给他详细道明。

“其实你早知道她的病症，只是现在更加严重。她的心脏多条血管阻塞，如果她还年轻，我们应该立即给她做血管疏通手术，但她体内各器官机能均已退化，她肯定承受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尽量用药物控制，希望她与我们好好配合。实际的情况等进一步检查才能知晓。

事到如今，吴子健唯有接受事实，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连医生也不敢保证母亲能活多久，他冷静地说：“这要看你母亲的造化，也许两年、三年，也许半年、三个月，也许两个月。”经过一连串的护理：量血压、测体温、打针、吃药，吴老太终于沉沉睡去。护士告诉 吴子健，能睡对病人是好事，她不会觉得太辛苦。

妻子美琴获悉家婆留院，带来衣物、被单、弹簧躺椅和麦片、奶粉等。她要丈夫回去休息，让她和沙菲亚留下照顾老母亲。吴子健执意不肯，母亲危在旦夕，他如何能安睡？他要等待母亲度

过危险期才离开。

在吴子健内心，不能让母亲安享晚年是他的罪过。几个兄弟姐妹，就仅剩他一人守在母亲身边。母亲辛劳一生，老来还受病痛折磨，而他，竟无法使她恢复健康。他不禁深深自责，如果..... 如果.....

(三)

那年，吴子健16岁，尚在XX中学念高中一，他的父亲吴志刚已多年不在家中。其时正值砂州反殖反帝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在那风云激荡的岁月，全砂许多青年男女都参加地下活动，走入森林，与当权者抗衡。吴志刚便是其中之一。

吴志刚是个激进派，他在生活的煎熬下，深感受剥削的不平待遇，于是毅然加入职工会和反对党，为争取自由平等而斗争。

吴志刚的革命斗志影响了全家人，吴子健三年后开始参加校内的学习小组，搞学运工作，小他一岁的弟弟子杰也在他鼓励之下与他同进退。母亲不想一家三个男人都加进“危险行列”，曾激烈反对，但血气方刚的弟兄俩，哪管你自私的唠叨，不久就正式参军，成了当时的英勇战士。

李玉华（吴老太）很快有了领悟，加上受一批搞群众工作者的引导，她带着当年未进中学的11岁小女子惠接受了一项任务：为森林的同志们送粮和负责一些联络工作。她另一个念中一的女儿莹则与另几位学姐学习，一年后也进入森林，成了最小的通讯员，年方14岁。

动乱的时代，也无所谓家庭温暖、读书重要，每个人关心的是局势战情，一切以国家为重，随时准备光荣牺牲。

吴志刚为避人耳目，常在深夜返家看看，关照交待一番又匆匆离去。吴子健与子杰也如是，他们各在不同的部队，各找适当的时机快速回家一转，与母亲碰个面即悄然而去。从此，一家大小彼此极少相遇。尽管李玉华已接受任务，她开始几年，内心还一直在挣扎，这样下去会有前途吗？孩子们都放弃学业，将来出去社会，能做什么？万一他们都一去不回，叫她情何以堪？她此种矛盾的思想几年后才克服，在无国也无家的大前提下，她无可选择地全心投入在她的任务中。

李玉华主要的工作是为森林里的战友们筹备粮食，并传递一些重要讯息，小女成了她的掩护。当时风声鹤唳，稍有风吹草动便进行大逮捕，他们必须十分谨慎，万一暴露了身份， 很可能性命不保。

1970年，吴子健、子杰首次在组织上与妹妹子莹碰面，那是他们参军后的第四年，子莹升任为优秀干部，特定这一天与所有干部聚首。

兄妹乍见之下，热烈相拥，竟喜极而泣，接着破涕而笑。三兄妹的卓越表现，一时传为佳话。他们的父亲吴志刚原本也有参加，却因在一次反“围剿”中脚部中弹受了伤，无法前来，令他们非常遗憾。

吴子健、子杰兄弟与父亲在战斗上属同一类型，均十分勇猛善战。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他们艰苦抗争，好几次出生入死，终逃过一劫。

吴志刚经验最是丰富，一身兼数职，又是中央警卫队员、特级干部，又是领导、总务，平日乐于助人。他最了不起的是：自制枪支、改装子弹，为部队作出非凡贡献。

吴子健也不输给父亲，他除了是高级领导，还是组织上的学习导师。为了提高对革命哲理的认识和提升文化水平。他特别安排时间教导爱学习的同志们。他自己更是一有空就拿书阅读，有问题随时向其他领导请教或相互切磋，他往往随身带着一本小词典，遇有生字新词便翻查。他除了学习军事方面的著作，也反复阅读《实践论》、《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语录》 等相关的资料。他的自的无非是要更好地为国为民服务。他还认为应该学习百裘恩那种对工作热忱与积极的态度。更难得的，他把学习所得全用在实践上，他被誉为智勇双全的精英分子。

其时，砂州武装斗争已由边区向州内蔓延开来，时有驳火事件在各处发生。

那天清晨，吴子健这一支队伍发现有敌踪，战友们迅速分散埋伏在丛林里。约等了半个时辰，不远处发生一阵骚动，子健知道马上会有状况出现。他匍匐前行，子弹已上了膛。

“砰、砰、砰”几声刺耳的枪响划空传来，子健机警地退到更隐秘的大树后，继续盯住出事地点，正考虑着是否冲过去。

“砰、砰——”又传来几声枪响，不知是哪一队的战友和敌兵发生了遭遇战。从枪声中，吴子健听出敌众我寡，只能躲不可硬碰。他迫切地盼望同志们能逃过敌方的连环攻击。

大约又过了半句钟，枪声由频密渐渐减少，终于停了下来。吴子健担心战友们的安全，想去打探虚实，身旁忽地闯出个“小八路”，一看是子杰队里最小的明治同志。

“快！快撤退！吴大哥，敌人已包围了我们的住点，队长他——他——”“子杰怎么了？”

“他——他牺牲了，快走！敌人恐怕追来了！”

“快！”

吴子健与明治在浓密胶林的掩护下，逃至一处沼泽地，躲进矮丛林里。

“说说是怎么回事，子杰不可能如此大意！”想及弟弟的精明果敢，竟落得如此下场，不禁悲 从中来。

“吴大哥，我是罪人，是我们害了他。我和小王一时糊涂，蹲在高高的树桐上吃早点，不料竟成了敌人射击的目标。”明治边说边哭泣：“小王同志的小腿中了两枪，我拉着他赶紧跳下，队长叫我们快逃，他自己却——”

“你亲眼看见他死去吗？”

“是的，我本想倒回去和他并肩作战，可我的双脚陷入烂泥巴里，抽身不得，我眼睁睁.....看着.....看着队长身中十几枪，不支倒下---”小明治泣不成声，吴子健硬把眼泪收回，询问小王下落。

“他被另一位同志背走了。”

吴子健带着明治与其他队员会合后，立即来个地点转移。经过一天一夜艰苦跋涉，才在距拉让江上游一隐蔽村舍不远处歇下脚，绑起吊床，要大伙好好睡觉补充精力。

此处位于胶林深处，吴子健的母亲与小妹即住在此村内。

尽管精疲力尽，吴子健自己却怎么也无法阖眼，滚滚的热血在沸腾着，布满红丝的双眸射出控诉的光芒。

“子杰，你放心！你的血不会白流，为着你，为着人民群众，为着祖国山河，我们会奋斗到底！”吴子健在心中呐喊。

子杰的壮烈牺牲，子健一直犹豫着不敢告诉母亲。每当李玉华把粮食送到指定地点，然后向负责接收的同志问起家人近况时，总是被告知合家安好无恙。直至他的大女儿子莹在第二年（1973

年）也光荣捐躯时，她才获悉二儿子已在这一年前逝世。

这真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李玉华即使再坚强，霎时间也接受不了这重大的打击。他悲恸地哀吼，哭得呼天抢地。

吴子莹是个热血女英雄，她参军第二年即被分配到民族区，她正式负起群众工作的任务。她虽是女性，却满怀雄心壮志，干劲十足，在她积极的带动和同志们的努力配合下，那个地区的人民被广泛动员起来。她不分昼夜，一心搞好工作，因此与群众建立非常良好的关系。在武装斗争蓬勃发展的当儿，吴子莹多次要求高级领导批准她参与战斗，半年后她得赏所愿， 加入北砂人民解放军，她发誓要为伟大事业而献身。自此，她更加斗志激昂，更加刻苦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吴子莹正准备就寝，旁边丛林里忽传来嗦嗦的声响，她意识到他们的住点将有敌兵突击，火速通知大伙撤退。果然，敌兵猛烈进攻，大多数同志都撤走了， 剩下三位仍困在火线。吴子莹马上冲回去指挥他们撤退，自己留在后面做掩护。很不幸地，就差那么几秒钟，她被敌兵发现，在她和敌兵进行剧烈战斗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英勇地牺牲

一儿一女先后牺牲，李玉华痛定思痛，她化悲愤为力量，更积极地鼓舞村民勤奋生产，尽可能供应粮食，使森林的同志们能在不饥饿的情况下坚持奋斗。她的精神激励着更多被压迫的人民勇敢地站起来。

（四）

吴老太艰难地翻动一下身体，子健忙俯身慰问。吴老太无神的双眸呆呆地盯着子健：“你是阿杰吗？阿杰，你几时回来？”“

妈，我是阿健，您弄错了。”

吴老太痴望着子健，一脸茫然：“你不是阿杰吗？我记得，你是我的小儿子，你去——去打仗，很久很久，然后……”

“妈，别想太多，您太累了，您休息吧！”

吴老太依然凝视着子健，默默的，似在回忆许多过往的事，又似什么也不想。

良久，她把视线移到右侧的一位护士脸上。“你手上拿着什么？”她突然显得很清醒。

护士小姐微微一笑，温和地说：“阿婆，我给您量血压，您的药吃了没？”

“吃了。”她听话地把右手放平，目不转睛地看着护士，注意她的一举一动。

“是了，没错，你是阿莹！你终于回来了。”吴老太边说边举起左手欲抚摸量着血压的臂膀，护士小姐怜惜地拍拍她的手背，要她多睡一会儿。

护士走向另一张病床，吴老太双眼仍依依不舍地紧随着她。吴子健的心又一阵阵抽痛，母亲太思念去世的弟妹，才会在潜意识中看走了眼。或许，她已病得神志不清，是非不分。

接下来几天，吴老太总是胡言乱语，常会吐露一些陈年往事或讲述一些逝世亲友的所作所为。她的说话有时清晰可辨，有时则含糊其辞，当你追问她为何谈及这些人与事，她又显得茫然不知所云。

吴老太如此反反复复的情况实在令吴子健忧心忡忡，他唯有加倍注意，尽量陪着她。 经医生深切诊断后，吴老太无可避免地必须接受洗肾的命运。

医生解释吴老太这些天出现半昏迷状态皆因肾脏已完全失去功能，不能排尿，造成全身水肿，尿毒进入血液，心脏也积水，导致呼吸困难，脑部缺氧，再严重恐性命不保。

由于事前没做好准备，医生建议先在吴老太腹部安装输血仪器暂时洗一两次，那是较快捷且减少疼痛的部位。但事实上，通过腹腔洗肾使吴老太更痛苦不堪，四个小时的整个过程 只进行一半即停止。第二天，护士改用颈项侧边把输血仪器安置在内，两条输血塑胶管把吴老太的动脉与静脉和洗肾机接通了，血液一来一往，洗肾机操纵着吴老太的生命，漫长的四个小时过去，总算顺利完成。

一般上洗肾的输血仪器原本安装在手臂部位最方便，由一只手完成使命，间中病人可自由饮食或休息甚至睡觉。不过，手臂上的仪器必须在至少六个星期前安置，让血管扩大，否则无法输送血液。

见母亲似睡还醒，半躺半坐在床上，任粗大的针管无情地插在她颈上，她像是毫无知觉。这一整个上午，吴子健比任何时候都难受，往后的日子，母亲必得与针管为伍，她的生命，再也不能由自己掌控，这是多么悲哀的事！

“妈，我们回家休息吧！”子健小心翼翼让母亲坐上轮椅，边推边嘱咐沙菲亚把用品收拾好，同时不忘感谢劳苦功高的护士。

洗肾等于为一个人换血，无疑的，自洗肾后，吴老太的精神恢复大半，吴子健已可放心去工作，女佣沙菲亚从此更全心全意看顾吴老太，一切起居饮食，无论吃饭吃药，洗澡更衣，全由女佣代劳。起初吴老太颇不习惯，一向亲力亲为的她，平日连儿媳要帮忙也不愿意，两年前严重的摔倒，也只是半年的休养期间需要女佣照顾，之后她一概自理。以吴老太的脾气，她一生自立自强，小时勤

俭朴实，嫁给丈夫后，四个儿女相继出世，生活贫困却快乐。后来丈夫儿女投入反殖反帝斗争，自己与小女也担任联络工作并长期负责供应粮食，援助森林中的战友。1974年“斯里阿曼”谈判成功，许多朋友放下武器，走出森林。而失去一儿一女的她的丈夫却坚持不投诚，大儿子也依然留在森林里，使她也依旧执行她的任务。悠悠十数年的酸甜苦辣，无论多艰辛难捱，她都没多大的抱怨，时也，命也，一切就当是生活的挑战，命运的安排。如今，垂垂老矣的她，被逼得依靠佣人的照顾，依靠洗肾机来延续生命，一种无奈感与压迫感不时包围着她，最后她也唯有认命。

所谓习惯成自然，习惯就好。儿子、媳妇各有所忙，老人家也自重。孙子孙女有的成家，有的求学在外，家中这个小孙阿彬，又终日与电脑为伍，小时尚会围绕在她左右，升上中学后，有了自己嗜好，就逐渐疏远了。

(五)

吴老太躺在自己舒适的床上，感觉自己似乎在死亡边缘绕了一圈回来。她庆幸也感慨，在人生道路上，她历经沧桑，走过不少曲折坎坷路，所幸迄今屹立不倒。在有些场合，她有时会向左邻右舍或小辈们说些夸奖自己的话。她总是这么开头：“不是我夸口，如果我小时能念一两年书，我绝不会输给你们。许多东西我一看就会，比如在唐山时，我小小年纪就懂得织布，厂家嫌我太矮小，怕我脚踩不到踏板，手穿不成梭，总不大愿意让我做，后见我手脚灵活，比一些年长者还快把布织好，才服了我。

谈及她参与地下斗争，她也忘不了那一次：那是一个无星无

月的夜晚，她与小女子惠到群众家收集干粮，然后各背着一个大袋子，摸索着向联络地点进发。

沿途需穿过一片树胶林，这条小径她来回已走了无数次，即使闭上眼睛也不会走错方向。大约走了三四公里，再过几分钟即可抵达目的地。突然，她听得背后有轻微的脚步声，经验告诉她有人跟踪她们。

她立刻“喔”的一声，丢了背袋，向旁边胶林闯入。这一声“喔”是她与子惠的暗号，表示有人来了，马上各自躲开。

子惠快速地向另一侧逃窜，几乎同一时间，“砰砰”两声枪响，一颗子弹飞向吴老太，与她擦身而过，吓得她冒了一身冷汗，机灵的她忙扑倒在地。躲过一连串子弹后，她操捷径飞奔到河边，扑通一声跃入河里，游到对岸再跑了两三公里，才停下喘息。细察四周已无敌踪，忙又马不停蹄跑回家去。

子惠比母亲更快捷潜回家中，由于敌兵的目标是李玉华，子惠未被发觉，她匍匐爬行一阵，逃离敌人视线范围后，便飞快地穿梭在胶林间，辗转奔走了几公里，安全脱险。

有了那次意外，李玉华改变路线，转移联络地点。她不想再有任何差错，忆及数星期前有两位同志因到联络地点背粮回“点”时被埋伏的敌人开枪射击，不幸牺牲，她伤感之余，加倍警惕。

这期间，吴志刚、子健父子三几个月才单独与她见面一次。吴志刚.....她的丈夫，是个名副其实的铁汉子，十多年的出生入死，早练就一副天不怕，地不怕，视死如归的刚硬性格。他是李玉华心目中的最大精神支柱，却不幸的在这一年三月，与敌兵驳火时壮烈牺牲。

这一回的打击，吴老太几乎崩溃，大女儿、二儿子已令她

欲哭无泪，丈夫随他们而去，她简直恸不欲生。她连续十多天彻夜难眠，她内心在不断挣扎：该怎么办？一个个倒下去了，我能支持多久？如此下去，真能见到光明吗？美好的明天，美好的明天在哪里？

终于，她做了一个在当时不知是对是错的决定：她要求组织让她与大儿子离开队伍，她一家六口已牺牲了三个，她不能再牺牲了。她如此做法，纯属自私行为，若在斯里阿曼行动谈判之前，她将被严重批判，但其时，因有“出多留少”的策略，她的要求被通过了。

吴子健个人倒认为这么做有违自己意愿，也背叛了人民群众，他再三拖延，后经母亲苦苦哀求才勉强答应。

重回社会后，吴子健从零做起，当了两年水泥工友，升任督工。吴老太给人帮佣，闲时种植瓜菜。小妹子惠则白天学簿记，晚上去夜校学习。吴子健做事认真尽责，勤学苦干，他一边学绘测，一边学建筑，三年后便与友人合资经营小型建筑业，有了资金再逐步扩展业务，目前已是多家大型建筑公司的老板兼董事经理。他发展的海城花园成了全砂的典范。

生活完全上了轨道后，吴子健要母亲别再操劳，平日协助妻子美琴打理家务或看看孙子即可。只是，吴老太是劳碌命，怎么也闲不下来，她用5年的时间抚平累累伤痕后，再用30年见证了儿子、小女的婚事，看着他们生儿育女，亦看着内孙、外孙读书、工作再成家立业。如今，小女举家移居澳洲。仅剩儿子夫妇与小孙陪伴在侧。她数十年如一日依旧偷闲种瓜菜为乐。

(六)

一万多个日子眨眼而过，吴子健不觉已迈入一甲子年。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总是那么忙碌，但他再忙碌，也会抽空陪伴老母亲，买一些她爱吃的食物，陪她闲话家常或一起回忆往昔的英勇事迹。有时，他还制造一些笑话使她开心，尽所能做个二十四孝儿子。年届高龄的吴老太，比起好些孤寂的病患者，她算是幸福多了。

有时吴子健实在忙得不可开交，便要小彬或美琴代劳：去洗肾中心探望，或带老人家散散步，或陪同走访一些老亲，让她脑筋恢复记忆。

母亲洗肾已近一年，手臂上的血管浮突起来，像几条青褐色的蚯蚓任意爬行。吴子健每见着这些青筋，心里便感慨万千，尤其他发觉母亲变得比以往迟钝了，健忘了，早上下午也搞不清，有时刚吃过饭，没多久她告诉你她还没吃。午后睡个觉醒来，她问道是否天亮了。有时带她到餐馆吃她最爱吃的鱼翅、海参，第二天问她吃什么，她完全记不起。

也许在吴子健心中，母亲一生命苦，父亲与弟弟过早离去，使他总想给母亲一些补偿。他年轻时，彼此一直处在水深火热中，后来走出森林，在他创业阶段，母亲亦不得清闲，直至他事业有成，老人家又开始满身病痛。他真希望能多给母亲快乐安康。

吴子健最感欣慰的是看到母亲偶尔露出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在他印象中，母亲极少欢畅地笑，或许这与他们过去的非凡生活有关，那种担惊受怕，永无安宁的日子，青少年可以不在乎，身为人妻人母的她，一静下来却是千愁万绪，若不是全家均是革命英雄，她可能很难坚持下去。

记得有个星期天的早晨，天朗气清，当时才不过7点，吴子健要赶去他的建筑工地巡视，母亲正好在门外，女佣扶着她缓缓地走着。

“妈，您要不要跟我到工地去看看？工人们看到您一定工作得更起劲。”

吴老太被逗笑了，儿子就爱寻她开心。恰好孙子阿彬也特别起得早，他冒出头又凑上几句：“如果阿嫲真的去，那可威风了，老老板娘亲自出马！哈！只要阿嫲“喔”一声，我打包没有一个人敢偷懒。”

老阿嫲呵呵地笑了，子健发现母亲的笑容像一朵盛开的鲜花充满青春活力。

若是母亲天天如此笑一笑，肯定会延年益寿。

“小彬，今天你就陪阿嫲吧！”吴子健说。

“不行！我要上网找资料。”小彬一溜烟跑进屋里了。

吴子健摇摇头，不禁慨叹，现代的孩子，若果没有电脑，别说什么也做不成，恐怕也活不了。他想到自己那个动乱的年代与现今这个科技的时代相比，落差实在是太大了。其时，别说电脑没有，电视、电话亦难得一见，了不起家里有一架收音机；而且社会动荡，人心惶惶，一种保家卫国的理想冲击着大家，生活再艰苦，也要奋斗拼搏到底。.....反观现在的家庭，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孩子们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饭来张口，钱来伸手，他们从不缺什么。最贵的手机，最好的电视，最新的电脑.....只要儿女提出，父母总会满足他们的要求。除非真做不到，否则，即使不是最贵、最好、最新，也绝不是老土的。同时，他还发现孩子们太常用电脑不是利而是弊。电脑无疑要什么有什么，可带来极大的便利，无论找

有关科学、历史、地理或任何人与事的资料，只要把有关名字按出来，即可得到答案。许多作文亦可在网上抄。他曾检查儿子的课内作业，全都做得很好，内容丰富，有条有理，毫不紊乱。他以为均是老师提供给学生的，一问之下，原来是上网下载的，比老师抄的还要完整。如此一来，老师难不倒学生，学生不必缠着老师讲解。老师亦不怕学生交不出作业。尤其是作文，老师给个题目，同学们回家写（其实不是写，是上网抄。） 真要写得好，除非他小学曾经背诵过，否则一定写得内容苍白或乱七八糟甚至写不出来或不知所云。也即是此种现象，造成有些中学毕业生 仍写不出一篇像样的作文，有者程度还不如昔日的小学毕业生。.....“别理他，工作去吧！阿彬还算乖的。”吴老太见儿子不上车，笑着催促。

吴子健边开车边嘱咐沙菲亚小心照顾老太太。他庆幸有这位女佣似贴身侍卫般陪着母亲。但，凡人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吴老太亦如此。当所有人都在忙时，她觉得自己被忽略，是个多余无用的老者，于是，她会变得伤心失意，呆滞的眼神黯淡无光，偶尔还向媳妇发脾气说：“我不洗肾了，反正也活够了，让我容易地去，大家都好。”

不过，吴老太的情绪其实没多少机会发挥，吴子健总是想尽办法让母亲活得自在，一句话概括让她快乐。

有一次，吴老太无意间提起一位老叔婆，表示想去探望。子健找个空档，夫妻俩专程带母亲登门造访。吴老太称这位老叔婆为李婶，她是位97岁高龄的老老叔婆太。得悉吴老太到来，老叔婆欢喜得似小孩般，由女儿小芳牵着到门口迎接。她的双眼视线模糊，仅能凭声音辨别。

这对年龄加起来将近180岁的老婆婆，双手相互紧握，仿若

一放松就再也见不着了。尤其那位李婶，她那满布皱纹但依然红润的脸上一直笑意盎然，嘴里不停重复着说：“哦！见到你真好！我的吴婶，你现在就安乐了。见到你真好，我的吴婶。……”她久不久又对吴老太　说：“真不好意思，家里现在又没什么东西好招待你。”

面对老叔婆，吴老太显然变得年轻了，她安慰地说：“不用吃什么，我们能见面就等于吃饱了。老人身体健康最重要，哪还能吃多少。看你还这么健壮；我就高兴了。”

母亲与老叔婆相见欢的场面，使吴子健感动不已。这两位老人都已到风烛残年，母亲虽小老叔婆十几岁，可健康方面犹不如她：现今社会医学发达，老人的寿命普偏延长，活上九十、一百岁已不稀奇。母亲体弱多病，或许是过去的紧张生活造成。他心中暗忖，以后得给母亲多些关怀，弥补以往的失责；多带她出外见见老朋友，希望她心情好多活几年。

（七）

感恩的歌声伴随着康乃馨的飘香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母亲节。

吴子健早在数星期前已与移居澳洲的妹妹，定居加拿大的长子及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女儿联络好，要他们在今年的母亲节全都回来，一家人好好聚一聚。

女儿、女婿、孙儿、孙女以及外甥们陆续来到吴老太跟前，一个个亲切招呼，欢欣问候，乐得她眉开眼笑，也瞧得她眼花缭乱。她一忽儿拉着这个孙儿，一忽儿牵着那个外甥，笑眯眯地说长道短，十多年来，吴子健没见她如此满足过。

这晚的聚餐，吴子健特在香香餐厅订了个厢房，房内仅他们一桌人。这是难得的一聚，他不想别人破坏了这份融洽的气氛。

吴子惠将近两年没回来，吴老太对她已有些陌生感。她多次握着子惠的手，面露怀疑之色："你是子惠吗？你真的是子惠？"

"妈，我是你最小的女儿，你怎么忘了呢？以前都是我陪着你闯天下的！"

"是吗？闯什么天下？"

"没什么，子惠说笑罢了！"吴子健忙给妹妹使眼色，唯恐她会挑起一些伤心的往事。

特殊的日子，这间高级餐厅早已座无虚席，所幸有很好的隔音设备，外面的嘈杂声浪丝毫不影响房里的他们。

"婆婆，我们为您唱支歌吧！"子惠的女儿嘉仪建议。

大伙儿一致通过唱《感恩的心》。请来了餐厅的DJ，充满感情带些忧伤的旋律轻轻响起。除了吴老太外，子健和子惠两家子共10人轻柔地唱了起来，歌声和着音乐在室内四处飘荡：

我来自偶然　　像一颗尘土
有谁看出　　我的脆弱
我来自何方　　我情归何处
谁在下一刻　　呼唤我
天地虽宽　　这条路却难走
我看遍这人间　　坎坷辛苦
我还有多少爱　　我还有多少泪
要苍天知道　　我不认输
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
伴我一生　　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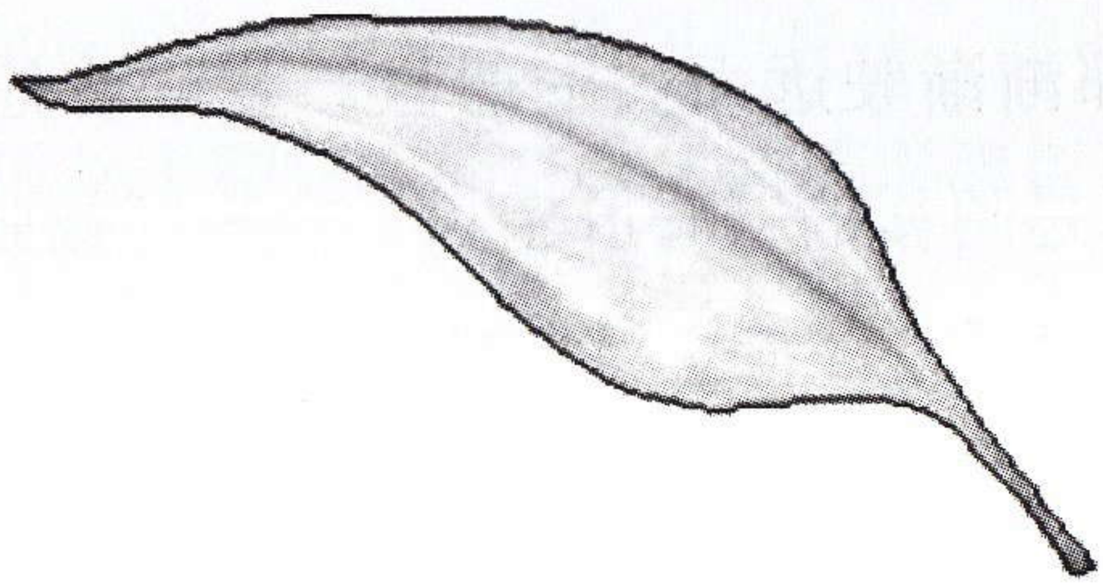
感恩的心　　感谢命运

花开花落　　我一样会珍惜

不知怎的，吴子健唱着唱着，声音变得哽咽。这不是他一向的作风，何况大男人流血不流泪，怎么突然如此伤悲呢？此种心态，他自己亦无法解释。难道.....难道有什么不祥预兆？不！不会的！这是多么欢乐开心的场面，我怎能如此窝囊！吴子健首次发现自己软弱的一面，是年纪愈大顾虑愈多吧？顾虑什么呢？母亲不是挺好的吗？只不过洗肾而已，许多人洗肾不也活得好好的。他立即控制住情绪转悲为喜。

唱完之后，吴子健给自己也给大家热烈鼓掌。恰好女侍送来4朵康乃馨，祝吴家4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吴老太握着鲜花，嘴角浮起淡淡的笑容。



阿爹的最后一艘“摩托”

◇徐然

细雨濛濛的星期六下午。

濛濛细雨下个不停，路面和通过草地前往码头的的泥土路上一片湿滑的；步行而过路面的污水溅得两边裤脚脏兮兮的，这恼人的天气。

我匆匆忙忙赶到林曼岗河畔，远远望见阿爹站在同样湿滑滑的码头上，雨水打在他身上，衣服几被湿透。

濛濛细雨不停下着，而且越下越大；已成阵雨，我走下码头，站在阿爹的身旁，叫声“阿爹”。他不加理睬，只见他身体动也不动，两眼直望着那艘驶走不远得摩托船，我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再叫声“阿爹”说道“雨下大了！上岸吧！”他还是没有正面回应。却用手指着那渐渐驶远而去的船只。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知道那艘船只是阿爹的“心肝宝贝”——“福强号”。数天前听说他已忍心把它卖了，订在今日交船。

我陪阿爹站在码头上，雨水已淋湿两人的衣服，我频频擦掉打在脸上的雨水，脑中忽然有一种“不屑”的想法。阿爹的“心肝宝贝”已经老旧不堪。虽然经过数度的修建。仍旧无法摆脱“老态龙钟”的“老姿”。就是送去博物院，恐怕也不会被接受。我心理是这么想但那里敢说出来，反而语带伤感地说：“阿爹，船卖出去

就是了，上岸吧！”雨下大了，我催促他上岸。他终于移动脚步，缓慢地走在前头，我跟随在后头，我惊愕地望着他的背影。我忽然想起作家朱自清的一篇著名散文《背影》。有一次父亲送朱自清到火车站去搭车，朱自清回头看见父亲走到火车的月台，并爬上月台买桔子。朱自清的父亲是一名胖子，朱自清见他蹒跚地走进月台并辛苦地爬上去。这时候朱自清见到他的背影，他这样形容：“我的眼泪很快流下来”那天我看到阿爹瘦瘠的身体在雨中徐徐而行。微微弯曲的背影似乎告诉我“阿爹苍老了许多。”这数十年来，他在商场上跌跌撞撞，失败又站起来，我不禁眼眶泛红，眼泪也像朱自清似得快流下来。

父子俩带着被雨淋湿的身体走到河畔那间常光顾的咖啡摊，两人都想喝杯咖啡驱寒，甫坐下，阿爹又提起他的“心肝宝贝”。我“无奈”地劝告道：“‘福强号’已十分老旧，既然卖了也无需依依不舍。”

“阿头，你说得对，我真的对它很不舍，你知道为什么吗？”（“阿头”是家人叫我个人的眶称，究其来源有二，其一“头”是“头人”，也是领袖的意思。家人盼望将来是一位社会领袖，其二，年幼时候，满头长烂疮叫“臭头”也叫“阿头”）

“我知道阿爹和它相处已久，有深厚感情！”

“你说得对，我和它相处20多年，且有深厚感情，另方面它确实为我做了许多事”

“阿爹，你不是已决定结束‘顶港生意’（上游生意），那么留下‘福强号’也没有什么作用，不是吗？”

阿爹不再说话。呆坐在那里深思良久，不发一语。这时父子俩面对面坐着。我第一次端详阿爹。只见那瘦瘦的脸上，原生布满

的“火车轨”如今又添加了许多“新轨”；那稀落斑白的头发，残缺不全地挂在头上。此时此景，我竟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我按下激动情绪才问道：

“阿爹，你今后有什么打算？还找工作吗？”

“是的，我会找事做，你知道我身体还很硬朗，而且一生忙碌惯了，我不能一刻无事可做。”

“我建议休息一段时期再出发如何？”阿爹不置可否，过后又怕儿子难过，含糊地说：“阿爹还有沉重包袱.....还有压力，没工作那行？”阿爹不等我回答又透露他进行的一件事。

“目前有一件事正在考虑，是否可以做到还不知道。”

“什么事？有眉目吗？”

“我已申请到一块地，位于加拿逸镇的附近，当局已批准种植水稻，目前进行中”

“阿爹，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新鲜的工作，谈到种稻，我们全是外行，但我们全力支持。”

“目前最重要是尽快将人欠欠人的处理清楚，才有心情做其他事”阿爹说出肺腑之言。

(二)

那天在林曼岗河畔的咖啡摊，阿爹与我等待送船予买主的两位员工回来。漫长的等待是一项烦闷的事，于是，我找些话题与阿爹天南地北地交谈阿爹当年从家乡南来情形。

那年，阿爹16岁，叔父15岁，两人随从一个远房亲戚由漳州家乡南来。俾与较早前抵达诗巫落户的祖父会合。

阿爹记不起在海上漂流多少时日才抵达诗巫，只记得历经艰

苦的行程才到达诗巫。第二天晕船晕得茶饭不思之情况下，已被安排在隔邻的一家什货店当什役。至于年纪小一岁的叔父一时找不到工作。只得在家服侍烟瘾很大的爷爷。两名从贫穷家乡南来的“唐山小子”抵达番地落户，这还是无法摆脱贫穷的日子。

阿爹在什货店工作了数年，凭他的机灵和勤俭，已模熟什货店的经营门路，乃有自己创业的意图。他算是遇到贵人，他竟征得什货店老板的同意自立门户，老板还给予多方援助，使他的创业一帆风顺。

不仅如此，阿爹在自己的什货店生意后，业兼作他业，既与另一位同乡兴建有如现今的廉价住屋。两人合作无间，稳扎稳打，建完数间卖完才兴建新屋。

阿爹的什货店与兴建住屋都有很好发展。阿爹事业有成，乃有成家之打算。终于凭媒灼之言与来自诗巫上游加帛镇的一位土生土长的蔡姓姑娘结了婚。婚后，两人恩爱非常，这位蔡姓姑娘不但是阿爹的贤内助，也为这个家增添了多位新成员。

阿爹成家立业，生活有了改善，但阿爹没有忘记以往在家乡以及初抵“番地”的贫穷日子。于是他比以前更加拼搏，除了什货店生意之外，另辟途径，开始在乡区种植树胶。

阿爹在兴建住屋方面赚了一些钱，把拥有的两间木屋作为抵押，向本地一间初创立的银行贷款，亲自动手种植树胶，甚至在胶园内兴建一间临时木屋，自己亲力亲为，种植树胶。

阿爹的树胶园是新芭，土地肥沃，水分充足，种植不久，已见一片绿油油的丛林，阿爹还不辞劳苦多次到下游一位福州籍树胶开拓的友人之胶园“取经”，回到自己胶园，教育工人如法炮制。

阿爹辛苦工作，终于树胶要开始收割，第一次的收成当然

十分令人欣喜，可是将产品推上市场时，却令阿爹不但笑不出来，还讲不出话来。原来呈现已久的世界经济萧条，已同样侵蚀树胶市场，胶价不但滑落，而且无人问津。

阿爹第一次卖出的产品收不回成本、银行已开始“收伞”，而且露出穷凶极恶的追债手法。银行的“雨天收伞”逼得阿爹几告破产。最后，说好说歹，银行总算接收抵押的房屋，其余另立约付还，这已烫得阿爹得焦头烂额。

阿爹谈到第一次的挫败，忆起被迫还债时所遭受的奚落侮辱时，他特别对我提出警告。

“孩子做任何事，最要紧事脚踏实地，没有那么大的头，不要戴那么大的帽子，你相信阿爹说的吗？”

“阿爹是过来人，而且身受其害”，你的忠告对我来说是金玉良言。

(三)

阿爹提起他的第二次失败。

“老天爱捉弄好心人”阿爹辛苦地经营，总算从种胶失败中又站起来，不幸自己拥有的店屋却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火中被焚毁。

1978年3月7日黎明，诗巫发生一宗开埠以来最大的火患，在短短的两天时间内，全镇三百多间紫瓦的店屋，全被火患夷为平地。阿爹携带妻儿逃脱火场，但十多年辛苦经营的生意与家业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阿爹再度陷入一无所有的困境。

这场大火造成一千馀名的灾民，绝大部份灾民除面对无家可归的窘境之外，还必须面对眼前生活的压力，不少灾民在残桓断瓦的废墟中寻找残存食物充饥，遍寻无肴，得善心人士之捐助救济。

阿爹同样在黑暗中摸索，除了将毁于火患的什货店恢复起来之外，也得到灾区之外的友人之鼎力相助，兴建廉价住屋出租予火灾灾民。

父子两在咖啡摊谈了好久，漫长地等待着两名送船予买主的工人回来。

“怎么两人去得那么久？”阿爹刚问完已见两人急忙地走进咖啡摊内，我心里闪过一句话“说人人到，说鬼鬼到”。

“船都交接清楚吗？”阿爹用流利的伊班语与玛浓交谈，玛浓是一名伊班妇女，是阿爹新娶的妻子。

“都交接清楚，我们将船交予买主本人，他检查一些基本用具就签收。”

“那就好！你们喝杯咖啡吧，我与我的儿子在这里等待你们很久了。”

两人喝完咖啡，阿爹带他们先行离去，我没有问他们哪里去？反正阿爹是个大忙人，往往“神龙见首不见尾”，他刚走一步又回头对我交待，“儿子，我今晚没有回家过夜，晚上在开往上游摩托睡觉，免得一早要赶搭船。”阿爹将最后一艘摩托卖出后，他大部份时间将住在加拿逸玛浓的家。

（四）

再一次见到阿爹已是十三个星期后的一个细雨濛濛的星期六下午，父子俩仍在河畔咖啡摊见面。阿爹下来办点事，有很多时间可以谈天，这次是我约他交谈。我们谈了许多，也谈起日本南侵事情。

进入30年代，中日两国关系日益紧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中国东北三省之后，编织并吞全中国的美梦，乃於1937年7月7日发动“芦沟桥事件”公然向中国挑衅。

中国面对存亡威胁，唇齿相关的南洋各地区，关心祖国的存危，纷纷以各种方式捐献祖国。南洋地区华侨领袖，包括砂拉越在内各省份地区纷纷赈灾救济，一心一意对抗日本。

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除扩大中国的战争之外，亦发动太平洋战争，派出大军侵略东南亚各地区，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南侵的日军亦侵略白色拉查统治的砂拉越。

诗巫像砂拉越其他市镇一样，在日军铁蹄统治下，人民生活在惊恐，侮辱情况下。

日治期间，阿爹与许多人被强召去兴建区机场，这项苦役使阿爹受尽苦头，他虽然年轻力壮，但在日晒雨淋下，饱受折磨，日军残暴令人身受威胁，工作时稍微怠慢或疏忽，即换来拳打脚踢，甚至被残暴毒打至遍体鳞伤，或死亡。

阿爹幸运地逃过“机场一劫”，但他的家庭却发生一宗生死离别的悲剧事件。事关与阿爹情同手足的弟弟，因与数位朋友涉及一宗钱财事件被日军逮捕，最初关在诗巫日军警署（即今皇宫戏院一带），距离阿爹的什货店不远，每逢日军毒打扣留犯发出哀号的声音，在阿爹的店里会清楚听到。

那年华人除夕，在华人吃团圆饭的时候，日军将扣留的人士，提出警署外毒打，日军知道除夕是华人大节日，那次拷打特别残酷，从傍晚到深夜被毒打者发出长长哀号，彻夜不停。

关于阿叔的事，我也略为知道，因那次他被押返家取物时，我也在场。我记得元宵节那天，日军押着阿叔返家取衣服准备递解古晋，阿叔返家与妻儿告别，生离死别，哭成一团。那天我也在阿

叔家，他见到我站在楼梯口，抱着我痛哭一场，那时我已颇懂事，也抱着他叫他不要走。阿叔还是被带走，关在古晋监牢里，不久，阿叔家里即得到通知，阿叔死在监牢里。

几十年后，阿爹谈起这件事，还是眼眶泛红，他悲伤对我说过："孩子，你知道我只有你阿叔一个弟弟，你阿叔从家乡南来，从来没有过着好日子，年纪轻轻就死在日本鬼子手里，那是人间悲剧，日军与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

日军撤退后，诗巫镇内满日疮痍，商人赚取大把的"香蕉币"（日本发出的货币）成为废纸；送人擦屁股都嫌脏。与许多商人一样，阿爹也得从头做起，很快他得到机会，阿爹在林曼岗大桥的桥头也买得一块土地，随即兴建一排临时木屋，在哪里做生意一个时期，阿爹又在诗巫大巴剎对面兴建六间的砖屋，自己拥有一间，这一来阿爹大开拳脚，把什货店生意做大。

（五）

战后，我以超龄生进入小学就读，因成绩优异，连跳三级，很快就参加小学会考毕业，并顺利进入中学。因为在耳濡目染下，我对某些做生意的办法，也略知阿爹拼搏的经历：

阿爹勤俭、刻苦，为扩大什货店的生意，他从多方面下手，其中一项即购买一艘摩托载货到上游，逐镇销售。回程则收回欠账，也即是阿爹所谓的"顶港"（上游生意），这一来，阿爹面面兼顾，忙碌得很，但他干劲十足，生意逐渐稳定。

阿爹来自中国家乡，承续传统思想，他自觉年纪渐大，是时候把生意交予继承人，而心目中的继承人即是在加拿逸教书的大哥。

大哥是一名读书人，日治时期，在诗巫一所高等学府毕业，和平后即在加拿逸一所著名的小学执教。

初时大哥拒绝接受阿爹的献议，他不愿返回来继承父业，阿爹一再劝慰，并允诺以“顶港生意”协助推销店里的货物，增加现金收入。

大哥答应后，阿爹换一艘较新的摩托船。并将之命名为“福强号”。“福强号”川行诗巫与上游各镇之间。阿爹为大哥的生意拼了老命，他日夜忙碌，从上游回来时带回花花绿绿的钞票交予大哥。

大哥毕竟不是生意人，做生意只注意形式，只重表面，实际生意的亏损他并不完全清楚，货物卖出不够成本，生意亏额也大，阿爹开始发现大哥店里的存货越来越少，有时上游有人订货，也无货可供应。

与此同时，阿爹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大哥想一夜致富，竟受同行“诱惑”参加“浮水生意”，就是“以空卖空”的生意。阿爹虽有心发现；但他早曾允诺，绝不干预大哥的生意，所以只有心里干焦急。

大哥生意仍旧热烘烘进行，但不良情况陆续发生，首先是新加坡的供应商已派人来催账，因收账而翻脸争吵之事时有所闻。另一方面，本地商家不约而同前来收“银会”的钱，这些以往被视为“好友”的朋友，翻起脸来，凶恶霸道，争吵时什么话都骂得出口。

阿爹被迫出手处理一笔迎面而来的烂账，唯一解决的办法是变卖自己辛苦建立的家业，还是换不了大哥的商店之继续做下去。大哥的“阿邦阿迪”（兄弟）竟告上法庭解决事情。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大哥生意面临最大困境时，被视为家里的大支柱的女主人，阿姆突告病危，两度中风之后，终告不治身亡。

阿姆的逝世给阿爹沉重的打击，阿爹在伤痛之馀，还得父兼母职，照顾一群孩子，此时大哥已脱离老家，远走他省。

（六）

阿姆五十出头就逝去，阿爹始终不能接受这个事实。阿姆一生没有进过学校读书，是一位十足的文盲。她嫁予阿爹之后，持家有道，除为阿爹生儿育女之外，也协助阿爹在生意上的发展，因为她是在加帛镇土生土长的女子，说得一口流利的伊班语，对阿爹的事业有助一臂之力之劳，阿爹常称赞其贤内助，甚至说：“我的老婆带旺我的家庭。”

家庭的中落，妻子的骤然辞世，阿爹陷入一生最悲痛的深渊。颓丧、犹豫、恐惧，像一只迷途的羊，无所适从。如此这般的煎熬折磨，挨过了数个月，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擦干了眼泪，收拾失落的心情。他恢复了“顶港生意”。虽然恢复了旧业，但情况已与以往迥然不同，一片大好江山一旦毁了，要恢复旧观已十分困难，其中最重要是以往的货品供应商只剩一二家愿再放账，但附带多项条件，包括拿新货必须付还旧货的欠款，否则断绝供应，阿爹的生意越做越难了。

就在这困难时期，阿爹的最后一艘摩托船就成为他的命根子，他得依靠这船赚取一家基本的生活。这段时间他即居住在“摩托”上，随着“摩托”在上游镇与镇之间停留销售，回到诗巫住家，阿爹大半时间都在船上。

日子是“疗伤”的良药，随着日子静悄悄的流逝，阿爹逐渐从潦倒中站起来。

（七）

在年纪上，阿爹较已辞逝的阿姆只大两岁，阿姆逝世时，阿爹是一个年轻力壮的中年人，他孤独生活了好几年，终于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春。这个第二春来的突然，那天阿爹的“福强号”例行抵达准备停泊在加拿逸市镇的码头，突然引擎发生故障而停驶，船即随着湍急的江水流下，当时靠一名伊班妇女帮忙，阿爹才把船拉近码头停泊，俾进行机器修理。

“头家，有什么可以帮忙吗？我有一些修理机器的技能，或者可以给予帮忙！”那妇女颇有男人气概，自告奋勇为阿爹修理机器。

两人合作费了约两个钟头，终将机器修理妥当，船也可以开驶，阿爹要给她一点酬劳也被她婉言拒绝了。

“交弯（朋友）有事帮忙，不必客气。”

“那么改天有空再约了喝茶。”

过了两天，阿爹又回到加拿逸，特地邀请她去喝茶，“交弯”其实我很常在加拿逸见到你，那天你说名叫什么？我没听清楚。”

“我叫玛浓”是本地伊班人。

“谢谢你，玛浓”两人在咖啡摊款款而谈，谈话中知道她曾担任“摩托”驾驶员，懂得摩托机器性能。阿爹大胆要求她来“福强号”帮忙，她一口答应，次日即前来“摩托”工作，她在船上工作，船开航时，她即住在船上，她帮忙阿爹甚多，包括搬运货物，

送货。当然主要职务是摩托驾驶员。

两人朝夕相处，阿爹中年丧偶，原是孤独单身的生活再一次受到关注 ， 受到爱情的“侵袭”日子过得很匆促，阿爹也有意接收这突如其来得第二春。但他没有冒然接受，知道必须过儿女这一关。

那天阿爹回家，竟然没有往日的谈笑风生，反而是两眉深锁，儿女关心他问道：

“阿爹，你身体不舒服吗？”

“不是的，我很好！.....不过.....”

“不过什么？有事快说”，阿爹“被迫”说出他的“第二春”。

“什么？你要结婚！”孩子们个个瞠目结舌。“阿爹，你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吧！你不是对阿姆念念不忘吗？”

“我极需要一位伴侣，伴我终老。”

“你既然自认老，何必惹这麻烦的事，何况你对阿姆的情深似海，怎么这么快就忘记了？”

说话的是心直口快的一位妹妹，其他兄妹觉得这话说得“太满”，怕阿爹受不了。岂知阿爹不但不生气，还带着微笑回应：“你们的阿爹确实年纪大了，眼前身体还强壮，但有一天年纪渐大，健康出现了问题，需要人来服侍，你们能够来服侍阿爹吗？”不等我们回答，阿爹又语重心长地说：“就是你们之中有人愿意服侍我，又能服侍我多久？”众人为之语塞，阿爹见我们个个神色凝重，知道不容易过这一关，但他不气颓，也不激动，他再郑重问道：“你们还有其他理由反对我这样做吗？”其实我们也没有其他理由反对阿爹的做法。阿爹果然能言善道，他接着说：“你们都已

长大成人，将来也会出嫁或娶媳妇，换句话说，各人都会建立自己的家庭，届时你们会与阿爹会像目前这般亲近吗？”

“阿爹你要另娶，为何挑选一个结过婚的‘拉子婆’。”其中一位妹妹这么说通。阿爹听后哈哈大笑，并振振有词地说道：“你以为你阿爹是英俊“后生仔”吗？有人愿意嫁给如此这般的老头子，已是修来的福气，何况阿爹两袋空空，只有玛浓这么傻的女人才肯嫁给我。”这场对话不欢而散。

（八）

没有特别的仪式，阿爹与玛浓终于结婚了，婚后两人有如广东人所说“同捞同煲”，玛浓也极明智地处理事情。她采取井水不犯河水的政策，始终不敢侵入我们兄妹的天地。阿爹每当抵达诗巫，一定返家与儿女短聚。

更令阿爹喜上眉梢的是两人婚后第二年，玛浓即为阿爹生下一个男婴，阿爹老来得子，高兴不在话下。这婴儿恰在中秋夜晚诞生，阿爹按我们兄弟辈份，替新生婴儿取了有“秋”字的名字。阿爹的意思是这个婴儿是这个家庭的新成员。

另一方面，阿爹一直以来都在寻找方法以打破孩子们与他的新家庭之间的隔膜。那一天他采取“先斩后奏”这一招，他带着他的新家庭成员，包括妻子和孩子到诗巫住家。由于事先没有通知，妹妹们见到他们突然“杀到”而惊慌失措。其中一位妹妹拉着阿爹进厨房，严肃问道：“他们不是要来跟我们一起住吧！”阿爹听后依旧哈哈大笑：“怎么会呢！他们的住家比这儿宽敞得多了。”众妹妹还是不相信阿爹的话，只好听其言，观其行。

在我们兄妹“听其言，观其行”情况下，发现玛浓果然有如

广东人所说“识得做”，她饭后自动洗碗，扫地，整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另一方面，她对阿爹关怀体贴，可说服侍得无微不至，兄妹们对她得猜疑与排斥也逐渐消失了。

（九）

阿爹的“顶港生意”已无法继续做下去，在我们父子多次谈话中，我知道他的想法，他决定卖掉他的“心肝宝贝”，以便换得一些现金用来付还诗巫商家的欠账。我个人看法，这是“商业道德”，有欠有还是一项至高准则。因此我支持他的做法。

阿爹终于把他的“福强号”卖了，当然他很舍不得，因为“福强号”是他眼中的“幸运之船”，在这之前，阿爹则租来或拥有多艘摩托船。最后买下这艘摩托，阿爹把船名改作“福强号”，此名是取两个孩子的名字中一个字而命名，阿爹自购“福强号”后，生意达到最高峰，以后也顺顺利利20多年。阿爹与它“相依为命”，把它视为“幸运之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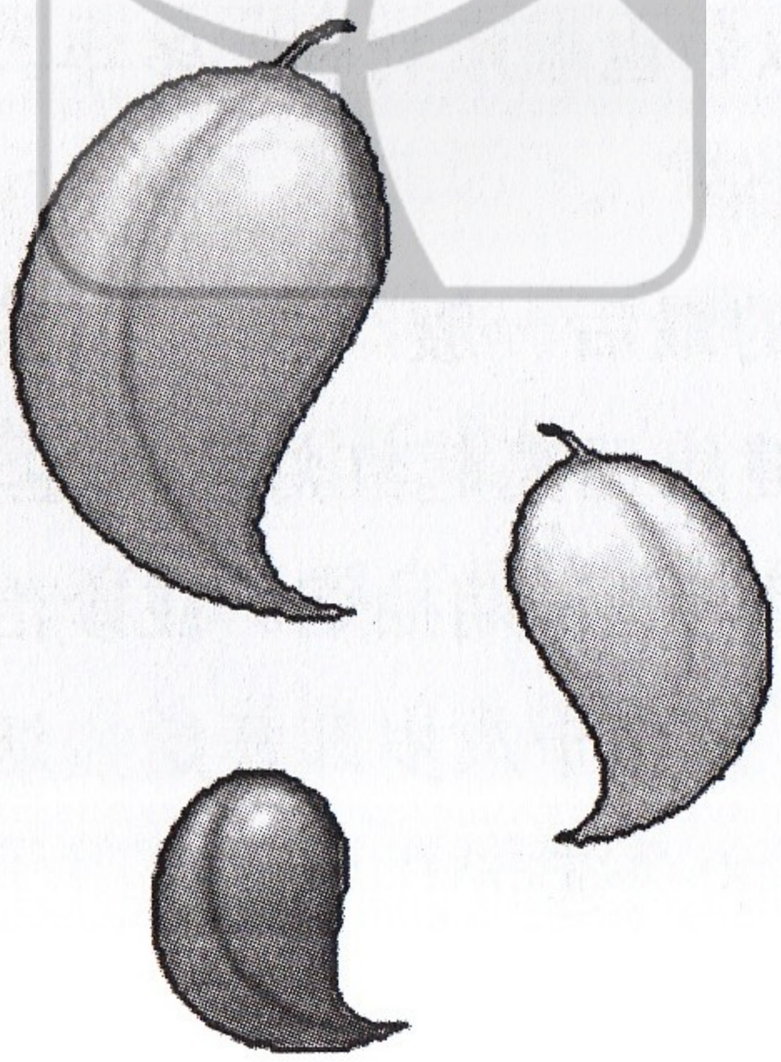
阿爹卖掉他的最后一艘“摩托”之后，他专注於稻米的种植。不幸此时他的健康已亮起红灯，医生最后的诊断是末期的肺癌，而造成的主要因素是长期抽烟。在诊治过程中，阿爹依然平安无事的向医生陈述，他自十八岁即开始抽烟，而且没有间断直到现在，他竟以抽烟历史的久远而引以为豪。

阿爹的病况恶化被送进医院，在医院期间，他咳嗽不停，偶尔病情好转他则嚷着要返回他的稻田工作，并誓言要亲手收割第一次的收成。但他已不能返回稻田，他永远不能返回稻田了，从他生病住院至到与世长辞，玛浓一直都陪伴在侧，照顾得无微不至，足见阿爹最后的选择是正确的。

结语

阿爹与世长辞已是久远的事。

那天，我赶返拉让江老乡，在林梦岗河旧址的一幢大厦，我参观了幼妹和他的夫婿的“情牵美术45年”作品展。在展出作品中，有一幅画令我“惊艳”不已。那是幼妹亲笔描绘的“阿爹的最后一艘摩托”。画中景物栩栩如生，我停步在画前许久。思想起“福强号”的没落和它主人的坎坷一生，令我千丝万缕，情感起伏不定，然而阿爹的刚毅、奋斗的传奇人生则令我肃然起敬。



马来西亚、汶莱的跨界书写者
——论煜煜的小说创作

◇马峰

内容摘要：跨界书写是当前的一种重要创作现象，煜煜游走于美里与汶莱两地之间，她既是砂华作家、马华作家，也是汶华作家。她的创作以小说最为出色，身为教育工作者，她的作品有浓郁的人文关怀精神。关注青少年教育问题，书写婚恋与家庭中的女性悲情，融入砂拉越的历史记忆与社会反思，她拥有一颗悲天悯人的醒世之心。煜煜以朴实之笔去展露生活的现实，这是她用心经营的创作理念。关键词：煜煜、马华作家、汶华作家、跨界书写、小说论。

前言

煜煜，1951年生于东马砂拉越[1]（Sarawak）的美里（Miri），曾旅居汶莱从事教育工作，目前已返回美里任教。她在工作之余，勤于创作，田农在“砂华文学的低潮期”提到美里的一批年轻写作人，其中煜煜是“新声文组”的成员，她写作勤奋，在这时期写下多篇短篇小说，稍后结集出版《青春儿女》及《春晖》。[2]吴岸对她的创作态度也颇为赞赏，“她对文学创作的执着与热忱，诚如她自己所说，二十年来‘依然不减’，她是《新声》同仁中唯一坚持写作的成功的女作家。”[3]当前，她仍活跃于文坛，其创作愈趋成熟。

就小说而论，煜煜于六十年代末开始写作，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从时间上划分，大体可归为“早期（七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后期（2000年以后）三个阶段。1974年，第一部小说集《青春儿女》问世，1976年《春晖》出版，二者皆由婆罗洲文化局出版，这是其早期的小说创作；随后，经过十六年的文学沉淀，她相继出版《荆陌》(1992)《那季春色》（1994）《轻舟已过》（1998）三部小说集是其二十多年的创作汇总，九十年代是中期阶段，也是其小说创作的高产期；2006年，微型小说集《下一步棋》出版，她对作品主题及艺术手法都进行了新的开拓。总体而言，她的小说创作以中短篇小说最为出色，后期则尝试微型小说的创作。 其作品的主题丰富，体现出女性对社会人生的细腻观察，不时流露出慈善关爱之心。作为教育工作者，她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问题尤为关注，注重对青 少年的人文关怀及品格塑造。同时，她的笔触也深入砂拉越过去的政治历史及当下 的社会人生百态。

一、游走于美里、汶莱之间

特殊的生活经历，马来西亚与汶莱边境的地域因缘，为煜煜往返于两国提供了便利，这也让她成为一位跨界书写者。“在汶莱与砂拉越的华文文坛上，煜煜是一位勤奋的文学工作者，她利用教学之余，默默耕耘，除了写下数量可观的短篇小说，同时写下许多清新可喜的散文。”[4]她的创作丰富了两地文坛，而砂华文学是马华文学的组成部分，她本身也是美里笔会、砂华作协、马华作协的成员。由此而言，她是一位具有双重创作身份的女作家，既是马华作家，也是汶华作家。

煜煜长期任教并生活于汶莱，心中萦绕着浓浓的“汶莱情结”，她对这个国度已结下真挚的情谊，“对汶莱，我已有一份不可割舍的感情。那分亲切和熟悉感，或许比不上土生土长的汶莱子民，然我这份感恩的心，却是千真万确，不容置疑的。”[5] 她在汶莱从教期间，积极参与汶莱留台同学会写作组及汶华作协的活动，1998年以汶华作家的身份荣获第二届亚细安华文文学奖，这是对她在汶华文坛贡献的认可。两地经历也为她提供了广阔的素材来源，因此其故事多围绕于汶莱及砂拉越的美里、古晋、诗巫等地，而美里的市区、廉律（大山背）、木山等则用墨颇多。《难得一醉》 就以美里为背景，将城市的发展与往事的回味交织，以近乎地志介绍的方式呈现：　　近两年来的美里，可谓发展神速。据说再过十年，可跃升为砂州第二大都市（仅次于古晋〉。一路上但见商业大厦林立，许多原本未开发的丛林，已改建为住宅区，交通日益发达，人口迅速增加，各种生意开始竞争，人们的生活显得紧张。[6]

同时，“常以英文字母标示城镇，这起到陌生化的作用，有不确定性的指涉。“M市、B市、B镇、K城”是众多故事的发生地，如果不熟悉砂拉越地理，那么将难以推断其实指的所在。M市、K城应为美里（Miri）与古晋（Kuching）的代称，如果以模糊性而论，“虚指”当然也别有一番功效。将目光聚焦于砂拉越与汶莱，这里有作者 所熟悉的地理、人文背景，也有其生活于当地的体验。这种在地化的叙事，更能贴近于本真的现实，也可凸显本土书写的特色。同时，其作品也涉及西马、香港、新加坡等地，不过多为浮光掠影的提及，并无深层的地理文化融入。

游走于美里、汶莱之间，倾心于两地教育事业，煜煜身为职业女性，可谓是一位华文教育的坚守者。她从事教育近四十载，目

前担任美里廉律中学[7]副校长。在创作中，由于职业心态使然，她具有强烈的教育使命感，往往倾心关爱青少年问题， 对社会风气、家庭环境、学校教育予以关注。她对青少年的倾心与忧心处处可见，《小兄弟俩》以小学生的懵懂视角去展开故事，家庭的变故、母亲的艰辛、突发的车祸， 他们在小小年纪便尝尽人间辛酸，苦难让兄弟俩愈发乖巧懂事。《华教》面对孩子华文学习的困扰，爸爸的鼓励让他充满自信的学习成长。《该怎么做》、《十五岁》以反面去探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家庭关爱的缺失让孩子倍感孤独，心灵的伤害导致他们走向歧途。《雅丽》充满对变态与罪恶的悲愤慨叹，女童雅丽饱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兄妹乱伦是对父母的家庭教育失败的谴责。《春风化雨》则以教师徐俊杰之口表达鲜明的立场，“身为教育工作者，除了传授知识给学生，更应该教导他们，使他们懂得做人的道理，有良好的品性德行，有正确的思想观念。唯有如此，他们才能辨别是非，认清黑白，不至于误入歧途。”[8] 他真诚的关爱问题学生汤尼，并将其成功的拯救出犯罪团伙的陷阱。

对青少年的描写不局限于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问题，基于同学之间的友情多示人以纯洁、真诚，这种相互勉励与扶持的纯情更显珍贵。在煜煜的笔下，同学情谊时常显现，进而升华为浓浓的真情，有推心置腹的姐妹情，有相互扶持的兄弟情，也有坚贞不渝的恋情。当身心俱疲、彷徨无助的时刻，同学间的姐妹情谊更显得弥足珍贵，《断桥》刻画两个情同手足的同窗好友，当秀韵在放荡的情爱中伤痕累累，翠妮的同情安慰唤醒了一颗破碎的心。《怡欣》讲述形影不离的同学恋情，虽然怡欣被继父玷污了清白，但她在世杰的心中却依然圣洁，这是一段不离不弃的真爱姻缘。

二、女性悲情：婚恋与家庭

煜煜的作品常为女性发声，并审视其身份困境及定位的迷失。女性对畸恋的执迷，对男性的过于依赖，让其在婚恋中处处被动；她们视孩子及家庭为生命的维系，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让其毫无原则的谦卑忍让。传统女性往往受男性中心体系的影响，并产生对主流男性话语的模仿，女权主义者对此持批判态度。[9]煜煜描写的女性大多缺乏抗争意识，无法跳出男性中心的“圈套”。女性失去独立意识，自我主体的迷失，让其命运满含悲情。对现实生活中的痛苦、灾难等悲惨境遇的呈现，往往引起人们内心的愤懑、同情、惋惜与怜悯。朱光潜提到，“值得怜悯的对象不是处于苦难之中，就是表露出某种弱点或缺陷，显得脆弱、娇嫩而且无依无靠。”[10]女性在男权社会处于边缘，其悲剧性更容易引起人们对弱者的怜悯。作者对女性的悲情书 写，应该是对健全人格与健康心灵的追求，进而达至社会伦理的“净化”。

作者对“自甘堕落”的女性充满无奈，让她们去言说自己的遭际，搀杂着批评与同情，她们的迷失与醒悟都让人叹惋。《婚宴》以陶佩琳的意识流动贯穿全篇，一个玩弄感情的女性注定无法获得真挚的爱情。《错爱》正如题目预示的，“黑市夫人”的爱原本就是错的，而程倩玉却置若罔闻，她在虚幻的爱情中得过且过。同为第三者的身份，“秦太”杀子发疯的悲剧让执迷的程倩玉略显清醒，然而并未能引她走上正途。《隐情》是不伦之爱的忏悔，韩素琴曾是私生女，她先后与养父、恩人私通，当她醒悟的一刻，她选择以清道夫的工作去清扫自己的罪恶与污点。《圈套》表现理智与情感的矛盾冲突，欧立强是以珠宝商隐藏身份的走私毒贩，宋淳美是假扮私人助理的卧底女警。故事有股真情流动，当谜底揭开，

毒贩被擒，曾经的心动令她潸然泪下。无声之泪，代表身份迷失之痛，警察的职责与女性的情感纠结，最后理性的使命胜出，代价却是感性的情爱败落。爱情的冲突与挣扎，在上述各篇中都有呈现，女主人公都有自省与挣扎意识，然而多缺少自主性。自我的懦弱，始终将错误归罪于自己，让女性为“情”所困，她们的前路充满迷茫。

爱情不全是美妙的，婚姻也不见得就能跨入幸福的殿堂。家庭应该是温馨的港湾，遭遇挫折时的避难所，然而世事却并不尽如人意。煜煜以悲情之笔，描绘出一系列命运坎坷的女性形象。她们遭受不公平的命运煎熬，有的倾心相许却遭遗弃，有的经受丧夫失子之痛，然而她们却能以柔韧之肩去挑起家庭的重担，挑战命运的勇气与不灭的希望依然相伴。《夜深沉》是母女两代的悲歌，她们都中年丧偶，原本和谐的家庭突遭变故，命运的巧合让人悲叹。《方曼玉》是家庭的三重悲剧，且一悲到底，丈夫贩毒毙命，儿子抢劫丧命，不断的心灵受创让方曼玉变成了精神病。如斯的命运，一个女人将何以承受？叙述者替她吐露出纠结于内心的挣扎：

对她而言，上苍的安排似乎也太不公平了！她莫明地失去丈夫，又莫明地失去孩子！究竟她是不是真的错了？错在她的无知？错在她的纯情？抑或错在她软弱无能？又或者错在这黑暗复杂的社会？她不知道！她真的不知道！[11]

这段评论式话语，充满生命的拷问与抑郁之情，让人在疑惑之中陷入沉思。不论是批判，还是同情，都无法驱散心中的郁结。“莫明”与“不知道”是彷徨无措的心理说辞，其实方曼玉的悲剧也是自己的个人选择，她“知道”一切的黑暗潜流，并因睹了自己忧心的悲剧。作为女性，错误的执着于畸恋、失败的家庭教育

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外因是次要的，内因才是决定性的。迁就丈夫，顺从儿子，缺少主见，她的软弱导致自我的迷失，终致精神的崩溃。人生最大的悲哀，或许就是眼看悲剧的发生，自己却束手无措。

“浪子回头”是一种失而复得的人性关怀，表现出女性伟大的宽恕胸怀，也饱含着女性的守望之情，可看作是对女性悲情的补偿。此类题材蕴含着女性的辛酸，更有她们对爱情与家庭的美好期盼。当浪子执迷不悟，紧随其后的往往是女性悲剧。当浪子醒悟回头，对女性和家庭而言，则是难得的“福音”。《浓浓的情》、《荆陌》的男主人公都是铤而走险之徒，身为罪犯都有醒悟之举。前者是彻底的改过自新，他的偷窃有迫不得已的苦衷，洗心革面的决心也让他重获爱情；后者是一时的良心发现，终致毙命于帮派厮杀，留下凄惨的孤儿寡母。《烛泪》表现女性的宽恕与牺牲，“她终日操劳，为了挽救一个面临破碎的家，为了照顾一个背叛自己的丈夫，更为了那两对天真无邪的年幼子女。”[12]周意妮毫无怨言的照料因车祸受伤的负心人，她的“忍术与柔功”终于挽回了丈夫的心。《醒悟》凸显女性的软弱，丈夫嗜赌如命，她却显得那么无力，“她是那么柔弱，她只有让人保护而不能救人，尤其像他那样固执，倔强的人。他的一切都是权威，她只能一味盲从。也因为如此，她才会变得越没有性格，没有自我。”[13]这是女性的自我剖析，搀杂着些许无奈。《情牵》刻画女性的坚强，面对丈夫的吃喝嫖赌，卓素心敢于冲破窘境，自食其力为女儿撑起一片天。结局，她对“健全”的家庭仍充满期待，做着破镜重圆的美梦，表现女性对幸福家庭的追寻与依恋。这些迷途知返的浪子题材，显现出作者对两性和谐、美满家庭的渴求。“浪子回头”的结局，无疑是圆满

的，却有点出乎意料的“失真”，这或许也是美好的期望所在。上述女性，大都具有强烈的“屈从”观念，安德鲁·本尼特也意识到这种“性别差异”，指出父权制问题不但与男人的行为有关，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也与女人有关，而且有陈规老套的性别观念：男人是强壮的、主动的、理性的，女人则是软弱的、被动的和非理性的。[14]实际上，女人的软弱是对父权制的纵容，女性要想远离悲情，那么被动与从属的观念必须扭转。

三、历史记忆与社会反思

忆往思今，曾经的时代风云雕刻出道道伤痕，这是一段段积藏于心底的历史记忆，沉重的让人难以释怀。华族在砂拉越是第二大族群，华人对砂拉越的开拓、发展有重大贡献。在布洛克家族、日治、英殖民时期，华人积极参与反帝反殖的斗争，

为争取砂拉越的独立自由而不懈斗争。“美里省人民的政治斗争史，是政治思想的嬗递。时局迭更，华人从侨居，在商言商，从效忠中国转变效忠砂拉越，联同各民族抗御不合理统治，继之为反殖反大马的斗争。”[15]美里华人同古晋、诗巫等地的华人一样，都涌现出一批敢于斗争的积极分子，他们在砂拉越的政治发展史上留下重要 印迹。

《血债冤情》以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为时间切入点，以高辛强的见闻为主线，追述日本南侵时期在砂拉越的暴行。

五十年虽是一段悠久的日子，但那些毒打、灌水、奸杀、活埋、枪毙等残酷的景象，又岂是一根烟所能焚灭。瞪着袅绕上升扩散的烟雾，这些景象又晃如电影般映现眼前。迷迷蒙蒙间，他沿着时光隧道回返五十年前的旧居华人村。[16]随后，曾经的岁月慢慢

铺展开来，并穿插叙述“砂州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巴都林当集中营、美里大山背村民、诗巫拉让江游击队”等一系列事件，展现砂州华人的悲惨遭遇及抗争精神。除了对砂州的纪实性描写，主人公具有侨民意识，他称中国为“祖国”，强烈谴责日本的南京大屠杀暴行，大力筹备侨胞回国抗日，他对故国有浓浓的情谊。二战时期的东南亚华人，大多具有较浓厚的“效忠中国”的意识。英殖民政府接手砂州后，当地华人渐渐在反殖斗争中培养起“效忠砂拉越”的思想，随后的两大事件——1955年万隆会议对华人国籍的界定及1961年马来西亚联邦的提 出，让砂拉越本土情怀愈加强烈。

作者常以倒叙的笔法去追忆历史，《九一八五事件》以小女孩的视角去呈现惊险的往事，情节的发展惊心动魄，朴实的言辞与真挚的情感分外动人。

七年前的一天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八日，那一切的情景，而今仍是如影历历。后来，我开始写日记，便将这件事记录下来，由于发生于星期五，我特称之为“九一八五事件”。[17]

该作品写于1970年，“美里、华校六年级、未满十二岁的小女孩”等关键词以及时间、年龄的巧合，恰如“作者的日记”般的真实。故事双线并行，以师生关系为贯穿，虚衬马来西亚成立之初的政治冲突，“恐怖分子”（砂共）与森林青兵（政府军）不断驳火，警察的草木皆兵导致人心惶惶，无辜的孩童也不能幸免。《轻舟已过》展现五、六十年代一批青年人在砂拉越的反殖反大马斗争，他们曾有崇高的理想、澎湃的激情。故事将爱情、战争交织，表现青年人爱情与理想的冲突，以及对斗争的坚守、迷茫、反思、醒悟。中学时期，他们就受到砂共组织影响，开始参加砂拉越先进青年协会，积极宣传反英殖的思想。一九六三年后，他们转入“反

大马”的游击战争。在斗争中，有的被捕入狱，随后投诚；有的偷渡出国，去香港攻读大学。 三十多年后，他们从香港、美国、新加坡、吉隆坡、美里等地重返古晋，砂拉越河畔的欢聚勾起辛酸的回忆。当前，包括华族在内的砂拉越各族群依然保有砂州本土意识，不过“反大马”已成历史，在国籍上已普遍认同马来西亚。

历史的回味是苦涩的，而当下社会的阴暗面也让人痛心不已。社会治安是国家和平发展的基石，犯罪问题往往给人生埋下苦难的种子，让无数家庭支离破碎，也让社会正义受到侵犯。《尘缘》以佛教的超然来看纷扰俗世，然而面对玄真教的传闻、少女失踪的社会问题，钱武杰无法坚守“清心自在”的洒脱，他的关爱之心被世事困扰。《周大发》是商界、政界的红人，然而他却是黑白两道通吃的伪善之徒，“杀人灭口”的周老板能否逃脱法律惩罚？故事在疑问中嘎然而止，悬念式的结尾也是对执法公正的考量。《那季秋色》是一部中篇小说，以家庭变故为线索，展现驳杂的社会生活场景。有农村田园的浓墨重彩，表现少年知己的无忧无虑；有城市拼搏的轻描淡写，展现华人辗转美里、印尼、新加坡的创业之路；有社会罪恶的深度挖掘，淋漓尽致的披露出“黑龙党”的阴暗与丑恶。故事结局是理想的，恶徒被一网打尽，破碎的家庭得以重聚。历尽艰辛的大团圆寄予了作者的心愿，这是对邪不胜正的期冀，也是对社会正义的弘扬。

时代的发展，经济的挂帅，给如今的社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下一步棋》中的多篇微型小说都涉及名利的追逐、职场的勾心斗角、商场的风云变幻。《输与赢》刻划一个嚣张跋扈的女孩对M市公会妇女组主任职务的觊觎，她不择手段谋取名利的心计展露无遗，反衬出杜玉珊的博大胸怀，而急流勇退的坦荡更映照出汲汲

于名利者的丑恶嘴脸，对浮躁的世态暗寓反讽。职场如战场，同事如仇敌，《换血》、《其实》以深刻的笔触描绘出“机关算尽”的老辣手腕。《求职》、《希望》则流露出对商海沉浮的无奈，当生意失败被“判入穷籍”，四处求职又碰壁，人生的辛酸落魄无以言表。

四、悲天悯人的醒世之心

煜煜对现实社会的人文关怀在微型小说集中表现尤为广阔，《下一步棋》由38 篇构成，她在自序中开宗明义的讲到：

收在这本专集的各篇，或明言、或隐喻、或讥讽、或歌颂；或写人心之险恶、人性的优劣；或写生活的煎熬、理想的幻灭；或写亲情的淡薄、爱情的无奈。其中也不乏对智者的赞赏及对青少年的关爱，可谓五味杂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社会各阶层的面貌。[18]

这一席话，既是对微型小说的概括，也是她对自身小说创作历程的涵盖与归结。其现实的笔法突出表现在对生活中不幸之人、悲惨之事的关注，这也时常给作品笼罩一层阴郁的色调，引发人们对命运不公的慨叹。

她的小说注重对现实生活的取材，真诚的情感流露着感人的气息，有春风化雨般的大爱情怀。《另类马拉松》[19]、《随缘》、《难得一醉》都有散文文化倾向，不论是故事发生的地理环境，还是主人公的人生经历，都可显见作者的影子，或可视为其身世情怀的言说。当然，小说不等同于现实，但作者对身边世事的截取提炼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也体现其关怀人生的良苦用心。《雨季》是对夫妻同甘共苦的赞颂，同时也表现经理与工友间的赤诚互助。舍身救人的武央，应是身边故友的再现。煜煜曾在散文《佳节忆亡

友》[20]中追思好友张岳，一个勤恳向上的青年，却惨遭木桐压死的厄运，小说的描写同现实不谋而合。《转捩点》是一幅苦尽甘来的画面，赞扬夫妻的不离不弃。《抉择》是对爱情与人生之路的取舍，夏勇仁是个勤奋向上的青年，而他的家庭却被穷困、颓废、谩骂的阴云笼罩。他的内心充满困苦、酸辛的挣扎：

我的家，是个反常的家，我的父亲，是个反常的父亲：我的哥哥，我的母亲，甚至我的妹妹，也都是反常的，可以说，我的家就是一个反常的组合，它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也难以适应这个社会，更不会得到世人的谅解。[21]

程婉琳毅然选择了这个“反常的家”，因为她对爱情执着无畏，她将满怀信心的去营造一个“正常的家”。

悲天悯人的情愫可以显见作者的人道主义胸怀，对女性、孩童、老人及社会底层等弱势群体的关爱尤其如此。对女性的关爱表现在婚恋的书写，对孩童的呵护表现在青少年问题的书写，老年题材主要表现为对“敬老养老”的人伦道德的关注。《风烛残年》是老人的忏悔录，曾经的浪子情怀，如今的孤苦无依，今昔对照中流露出人生所应有的价值追求。同时，着力刻画青年教师的无私助人与下层社会的困苦艰辛。《赵爷》、《儿子毕业了》、《养儿防老》等探讨家庭中的人伦关爱失衡，父母一生为孩子倾尽所有，然而当他们年老体衰，孩子们却冷漠的弃之如敝履。社会底层的描写则曙光与风雨同在，《跛者》、《谢谢你Uncle》都是对真善美的讴歌，前者写到身体残废的林勇成，他有不屈的斗志与仁爱的心胸，最终迎来爱情与生命的曙光；后者写泰国外劳，他的勇敢、朴实、真诚让其获得主人家理解与信任的曙光；《风雨夜》愁煞不眠人，暴雨让家庭生计成忧，孩子生病则雪上加霜，非法木屋的散工之家

陷入苦难的泽国。死亡主题也是悲悯情怀的呈现，其用意不是消极悲观的宣泄，　而是蕴藏着对生命的珍视。《憾》、《从自杀谈开去》充满对“轻生”的惋惜之情，情感与事业的挫折只是人生旅程的一瞬，而不应是生命的终结；《昙花萎谢》充满对生命芳华的哀悼之情，蓝燕丝英年早逝，灿若昙花一现，她的离去给家人、朋友留下无尽的伤楚。

对社会伦理的关注，对人生世事的悲悯，让作品具有伦理教化功能。李春青认为，文学的伦理价值是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互相渗透、相互强化的产物，是社会伦理道德借助文学方式以实现自身价值的结果。[22]惩恶扬善的宏旨寓于作品中，其用意在于警醒世人。伦理道德是社会规范的要求，也是人际交往的普遍准则，公正、人性而不迂腐的伦理观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结语

煜煜是一位贴近生活的现实主义书写者，以“素描”笔法去呈现身边的人生世相，其作品堪称社会问题小说。谈到“如何走上文学路”，她坦诚地审视、剖析其创作历程，“中学开始写作，由于对现实中发生的事诸多感慨，创作取材于现实。为求每个人能读懂，文字较浅白、通俗。……数十年走的是现实主义路线，作品是传统 的创作手法，在技巧与艺术方面，自认无法与年轻一代作家比。” [23] 煜煜的小说，以内容情感论，表现为感性与理性并陈，前期创作以爱情、亲情、友情的感性宣泄为重，后期创作趋向社会人生的理性思索；就艺术技巧论，她以“传统”为重，在叙事中多穿插警世的诤言，故事人物及叙述者不免带有说教之辞。这种“说教性”，有标示价值观的口号宣扬之嫌，却也见出作者的拳拳之心，

其醒世与警世之心不言而喻。回望风云变幻的年代，直抒胸臆式的心声吐露，是激情澎湃的再现。然而，就当下而论，慷慨激昂的直白却略显虚弱无力，难以说服“焦虑浮躁”的世人之心。

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是煜煜所尊崇的，然而她并没有固步自封，其微型小说便展现出些微的转变与开拓。《桥》、《无形病毒》、《邪》、《黑伞》、《虎威》24等篇都暗含隐喻，具有玄幻、变异、怪诞、象征、寓言色彩，以独特的意象去寄予对社会人生的深切思索。有论者也认为，她尝试借鉴西方现代派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乃至荒诞派的某些创作方法，夸张、变形、曲折、怪诞地反映现实的本质真实。[25]对作者而言，现实性是其作品贯穿始终的“内核”，形式技巧也需不断探索与创新，多声共鸣将有助于“主旋律”的烘托。

参考书目：

蔡宗祥　：《美里省左翼运动史事》，美里：美里笔会，2011年。

李春青　：《文学价值学引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田农　：《砂华文学史初稿》，诗巫：砂罗越华族文化协会，1995年。

田农编　：《马来西亚砂拉越战后华文小说选（1946-1970)》，古晋：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2009年。

徐元福、蔡宗祥编：《美里省社会发展史料集》，美里：美里笔会，1997年。

晓笛、煜煜等：《温馨的日子》，美里：晓笛出版，1990年。

煜煜　：《荆陌》，古晋：砂勝越华文作家协会，1992年。
煜煜　：《那季春色》，美里：美里笔会，1994年。
煜煜　：《轻舟已过》，美里：美里笔会，1998年。
煜煜　：《迎向朝阳》，美里：美里笔会，2001年。
煜煜　：《下一步棋》，古晋：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2006年。
煜煜　：《心窗絮语》，美里：美里笔会，2011年。
曾沛主编　：《马来西亚当代微型小说选》，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2010年。
周乐诗：《笔尖的舞蹈：女性文学和女性批评策略》，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
朱光潜　：《悲剧心理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英]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李永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砂拉越（Sarawak），马来西亚东部的一个州，又有砂劳越、砂勝越、沙捞越、砂罗越等别称，除引文外，本文 论述一律采用“砂拉越”的说法。砂拉越州，简称为“砂州”。砂拉越华文文学，简称为“砂华文学”。

[2]田农：《砂华文学史初稿》，诗巫：砂罗越华族文化协会，1995年，第114-117页。“新声文组”，1968年在《美里日报》创刊’ 1971年停刊。

[3]吴岸：《愿日子永远温馨》，《温馨的日子》，美里：晓笛出版，1990年，第2页。

[4]田农：《冲出云雾迎向朝阳》，《迎向朝阳》，美里：美里笔会，2001年，第六页。煜煜的散文创作有合集《温馨的日子》、《汶华文萃》，个人散文集《迎向朝阳》、《心窗絮语》。

[5]煜煜：《迎向朝阳》，第133页。煜煜在汶莱有二十五年的教学生涯，参见《心窗絮语“自序》，美里：美里笔会，2011。

[6]煜煜：《下一步棋》，古晋: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2006年，第180页。

[7]美里廉律中学（Riam Road Secondary School），创办于1967年，是砂拉越州美里省两间独立中学之一，另一间是美里培民中学（1962年创办）。参见徐元福、蔡宗祥编：《美里省社会发展史料集》，美里：美里笔会，1997年，第194页。廉律，译自Riam Road，当地客家人称之为“大山背”。

[8]煜煜：《轻舟已过》，美里：美里笔会，1998年，第26页。

[9]周乐诗：《笔尖的舞蹈：女性文学和女性批评策略》，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5页。

[10]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5页。

[11]煜煜：《轻舟已过》，第143页。

[12]煜煜：《荆陌》，古晋：砂勝越华文作家协会，1992年，第14页。

[13]煜煜：《那季春色》，美里：美里笔会，1994年，第133页。

[14]“[英]安德普’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健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李永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8-149页。

[15]蔡宗祥：《美里省左翼运动史事》，美里：美里笔会，2011年，第45页。

[16]煜煜：《轻舟已过》，第61页。

[17]田农编：《马来西亚砂拉越战后华文小说选（1946-1970)》，古晋：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2009年，第452页。

[18]煜煜：《下一步棋》，第XI页。

[19]《另类马拉松》讲述“琴”用十年岁月函授攻读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系的专科、本科，这与作者自身的教育经历极其相似，煜煜于199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文系专科，2005年于该院汉语言文学系本科毕业。

[20]晓笛、煜煜等：《温馨的日子》，第95-98页。

[21]煜煜：《荆陌》，第119页。

[22]李春青：《文学价值学引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4页。

[23]摘录自笔者与煜煜的通信，2012年7月31日。她还谈到，“受五四运动新文学时期作家的影响，对鲁迅、徐志摩、老舍、胡适、朱自清等的作品较偏爱。开始时，小说、散文、诗歌皆习作，诗写得最少，逐渐偏向小说创作。曾经受古典文学《红楼梦》感动一时。近代香港作家徐速之《樱子姑娘》（抗日小说）算是推动我写小说的动力。鲁迅、老舍等的短篇加深我对封建社会的不满，直接激发了我对现实不平则鸣的控诉。”这些都有助于对其小说创作观的理解。

[24]煜煜的五篇微型小说《下一步棋》、《无形病毒》、《桥》、《赵爷》、《黑伞》曾收录于曾沛主编：《马来西亚当代微型小说选》，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2010年，第293-301页。

[25]宋毅、宁殿弼：《现实的洞烛哲理的思——论汶莱华文作家煜煜的微型小说》，《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9月第3期，第76页。

编后语

◇ 清平

十年之后，美里《笔汇》从“冬眠”中，苏醒过来。

倒是没有预料到，一觉之后，却是十年之后的事了。幸好，有一种心的呼唤，来自笔会的声音，轻声细语地，唤醒文字的季节。

于是，《笔汇》重新整装。然而，各种客观因尚素不具足，将来还是漫漫长路。然而，只要石在、火种不灭。

创作这条路，或是起于兴趣，或是始于鼓励。兴趣与鼓励，或是短跑，一鼓作气，风驰电掣，好不威风。然而，伴随岁月之魔的挑弄，短跑终究不能持久而不得不退役，或半途而废，这是殊为可惜的。然而，更多的是转换跑道，走向文学长跑。文学长跑，是坚持与肯定，还有明确得创作理念。其实，这文学之道，不全是短跑或长跑。短跑和长跑，不过是距离的远近而已。文学的价值，不是距离、更不是长短、而是作品的内涵与精神——普罗米修斯神。

这一新辑子，获得东西马老、中、青作家的拔刀相助，展现

出中国侠义之气。所有作品不能尽录，是美中不足。美中之不足，就不能独霸天下，就须互补，文学之光彩才能灿烂无比。




9 789839 473292